

3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Ch L 9297.74~~

~~Ch L 9301.74~~

Ch L<sup>R</sup> 9297/1184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一

夫震曜殺戮上天之顯道也刑罰威獄王者之大柄

也聖人則象天明司牧民命所以糾虔姦慝章明軌

度則刑辟之設禮樂之助也然而不蔽或爽頗類有

彰巧詆致其深文平民陷於非辟則嘗寒摠至作沴

册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二十一



於陰陽胥怨急聞無措於手足是故帝媯勅法形欽  
 恤之言穆滿制刑敦簡孚之訓臯陶作士寧失於不  
 經盤庚誥民敢動於非罰皆所以昭明慎之旨懲糾  
 紛之弊也稽古舊史足示方來后辟紛綸光猷輝映  
 至如齋居論決深形於勤恤覆鞠惻愴無憚於淹久  
 動遵經義以取乎大中時下教告式申於服念若斯  
 之類實繁其徒有足明徵并從論決

舜既受禪乃命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嘗刑用不越法流宥五刑

宥寬也以流放以鞭為治扑作教刑扑夏楚也

不勤道業金作贖刑金黃金誤而入刑出以贖罪青災肆赦估終

賊刑青過災害肆緩賊赦也過而有害欽哉欽哉惟

刑之恤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也善則歸君人臣之義也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嗣世俱謂子孫延及也父子罪不相

及而善則賞及于其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思故犯雖小

刑必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從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辜

經嘗司主也臯陶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嘗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

漢高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

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

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



當謂處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所不能決謹其  
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

武帝征和四年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

賂為市朋黨比周比音頻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

罪者失職朕甚憐之職當也失其當理也有罪者不伏罪姦法

為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者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

厭者輒讞之後元年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

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

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欲令治

者務先寬

宣帝即位以武帝末法令滋彰禁網寢密時廷尉史

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帝深愍焉廼下詔曰問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

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當重而輕使有

罪者起邪惡之心也有罪者更與邪父子悲恨朕甚

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鞠謂窮獄也其

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

是選于定國為廷尉舉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

季秋後請讞時帝嘗幸宣室齋居而決事未央宮中有宣室殿賈



詛傳亦云受釐坐宣室蓋其獄刑號為平矣

地節四年九月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

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

瘦死獄中瘵病也囚以飢寒而死曰瘦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

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各縣

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元康二年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

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

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折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譴滯

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聞也

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

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與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

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詔曰頃獄多寬人用刑深刻朕

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

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明帝永平三年詔曰有司其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夙

夜匪懈以稱朕意

章帝建初五年三月甲寅詔曰孔子云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



追脅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非爲人  
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糾舉之

質帝太初元年正月丙申詔曰昔堯命四子以欽天  
道洪範九疇休咎有象夫瑞以和降異因逆感禁獄  
應天前聖所重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  
科條陷入無罪或以喜怒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  
仇隙至今守官訴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人罹其害  
怨氣傷和以致災眚書云明德慎罰方春東作奇獄  
敬始其勅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寬

靈帝熹平五年四月使侍御史行詔獄亭部理寬在

### 原輕繫休囚徒

魏武帝令曰夫刑者百姓之命也軍中典獄者或非  
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擇明達法  
理者使持典刑於是置理曹掾屬

文帝黃初五年詔曰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  
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泰山  
之哭者以爲苛政甚於猛虎吾備儒者之用服聖人  
之遺教豈可以自翫其辭行違其誠者哉廣議輕刑  
以惠百姓

明帝太和三年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



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嘗幸觀臨聽之

青龍四年六月壬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

人刑措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

何相去之遠法令滋彰犯者彌多刑罰愈衆而姦不

可止往者案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

朕之至意也而郡國斃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

訓導不醇俾民輕犯罪苛法猶存爲之陷阱乎有司

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已

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

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與親治有乞

恩者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在

天下使民知朕意

晉武帝太康九年詔郡國五歲刑以下決遣無留廢

獄

後魏明帝永興三年十二月詔南平公長孫嵩任城

公稽拔白馬侯崔宏等坐朝堂錄決囚徒務在平當

太武太平真君六年詔諸有疑獄皆付中書以經義

量決

獻文末年尤重刑罰言及嘗用惻愴每於獄案必令

覆鞠諸有囚繫或積年不斷群臣皆以爲言帝曰獄



滯雖非治體不猶愈乎倉卒而濫也夫人幽苦則思善故囹圄與福堂同居朕欲其改悔而加以輕恕耳繇是囚繫雖滯淹而刑罰多得其所

孝文延興四年以中書覆案頻上下其法遂罷之獄有大疑乃評議焉先是諸曹奏事多有疑請又曰傳詔勅或致矯擅於是時事無大小皆令據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則制可失衷則彈誌之盡從中墨詔自是事成精練群下莫敢相罔

太和四年幸廷尉籍坊二獄引見諸囚詔曰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所懸也朕得惟刑之恤者在獄官稱其任也一夫不耕將或受其餒一婦不織將或受其寒今農時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甚多宜隨輕重決遣以赴耕耘之業

五年五月朔詔曰廼者邊兵屢動勞役未息百姓囚之輕陷刑網獄訟煩興四民失業朕每念之用傷懷抱農月要時民須肆力其勅天下勿使有留獄久囚十一年十一月戊申詔曰朕惟上政不明令民陷身罪戾今寒氣勁切杖捶難任自今月至來年孟夏不聽拷問罪人又歲既不登民多飢窘輕繫之囚宜速決了無令薄罪久留獄犴



二十年七月丁亥詔曰法爲治要民命尤重在京之囚悉命條奏朕將親案以時議決

宣武永平元年七月詔曰察獄以情審之五聽枷杖小大宜各定準然比廷尉中尉司州河南緡陽河陰及諸官鞫訊之理未盡矜恕掠拷之苦每多切酷非所以祇憲量衷慎刑重命者也推濫究枉良軫於懷可付尚書精簡枷杖違制之繇斷罪問奏

出帝永熙三年五月庚寅詔諸幽枉未申事經一周已上悉集華林朕將覽察脫事已經年有司不列者聽其人各自陳訴若事連州郡繇滯淹歲月亦仰尚

書摠集以聞

隋文帝開皇五年侍官慕容天遠糾都督田元冑請義倉事實而始平縣律生輔恩舞文陷天遠遂更反坐帝聞之乃下詔曰人命之重懸在於法律文刑定科條易曉分官命職當選循吏小大之獄理無疑舛而因襲徃代別置律官報判之時推其爲首殺生之柄嘗委小人刑罰所以未清威福所以妄作爲政之失莫大於斯其大理律博士尚書刑部曹明法州縣律生并可停廢自是諸曹決事皆令具寫律文斷之十二年帝以用律者多致躋駁罪同論異八月甲戌



制天下死罪諸州不得便決皆令大理覆治事盡然後上省奏裁

十六年詔死者罪三奏而後行刑

唐高祖武德四年四月詔曰緩刑議獄哲后彘訓解網泣辜前王茂軌朕君臨海內撫育黎元一物乖所納隍興慮其益州道行臺及夔州總管府衆務臻集統攝遐長囚徒禁繫其數不少或控告未申多有冤屈或注引肆志濫及貞良致使文案稽延獄訟繫擁念彼枉滯情深愍惻其益州總管內諸州委御史大夫光逸簡較夔州管內委趙郡公孝恭簡較所有囚悉令覆察務從寬簡小大以情但有負罪逃亡離棄鄉邑無問輕重悉令歸首明加勸導務脩懇植庶使家給人足稱朕意焉

太宗貞觀元年七月戊申詔曰朕恭膺寶命撫臨率土永鑒前王憲章典故雖文質遞變沿革不同而發號施令殊塗一揆皆所以成當世之典謨開生民之耳目納之軌度令行禁止自律令班下積有歲時內外群官多不尋究所行之事動乖文旨此乃臣有所隱民不見德與夫不令而誅何以異也斯豈守道履正徇公奉法者乎自今以後官人行事與律乘違者



仰所司糾劾具以名聞

二年三月帝謂侍臣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自今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

三年四月詔曰泣辜慎罰前王所重枉繫一日事等三秋州縣法司特宜有意普告天下知朕意焉

五年八月制決死刑雖令卽決仍三覆奏十二月制決死刑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三覆奏行之其日尚食勿進酒肉皆令門下覆鞠有據法當死而情有可矜者錄狀奏聞

十七年九月丁卯帝謂大理卿孫佺伽曰夫作甲者欲其堅恐人傷作箭者欲其銳恐人不傷何則各有司存利在其中故也朕嘗問刑罰輕重每稱法網寬於往代仍恐主獄之吏利在殺人危人自達以鈞穀價今所憂正在此耳深宜防禦務在寬平

二十年帝征遼回二月次行靈石縣指獄而謂皇太子曰此何謂也皇太子對曰此所謂圜獄將繫罪人帝因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而漢文帝志在輕刑但以平允爲准非謂有罪卽釋也濫殺無辜則政道缺久滯有罪則怨氣生圜土之中視青天有同懸鏡而



鑊械膚體爵結其中夫脩已者可以知物傳目其恕乎繇此言之不可不慎

高宗以貞觀二十三年卽位九月帝問大理卿唐臨獄繫囚之數臨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合死帝聞囚數不多怡然形於顏色謂臨曰昔東宮卿已事朕朕承大位卿又居近職以疇日相委故授卿此任然爲國之要在於刑法刑憲則人殘法寬則失罪務令折衷稱朕意焉

永徽六年十一月癸巳詔曰朕聞小大以情義重前誥衰矜勿喜道光遐册朕恭膺寶業嗣臨億兆留心聽斷劬勞日昃一物乖方納隍軫慮今旣科格咸備憲制久行鞠訊之法律條具載深文之吏猶未遵奉肆行慘虐曾靡人心在含氣之倫稟柔脆之質乃有懸枷著桎經日不解脫衣迴立連宵忍凍動轉有碍食飲乖節殘酷之事非復一途楚痛切身何求不得言念於此深以矜懷又挾匿名書國有嘗禁凡厥寮庶咸應具述近遂有人向朝廷之側投書於地隱其姓名誣人之罪朕察其所陳皆極虛妄此風若扇爲蠹方深自今以後內外法司及別勅推事宜並依律文勿更別爲酷法其匿名書亦宜准律處分庶使泣



辜之情遠覃於四海卹刑之旨長垂於萬葉

龍朔二年八月詔曰哀矜折獄義先呂訓明慎用刑  
事昭姬象朕以寡昧嗣登宸極思闡大猷式隆景運  
陷冰是懼屢想於懷中御朽彌兢馳襟於裕下虛已  
待物每從寬政如聞率土州縣留獄尚繁困於囚繫  
致於病死一歲之中數盈二百蓋繇上愆亭育之化  
下乖堯舜之心深責在躬興言多媿抑又聞之與我  
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今之所任或虧政道未詳  
欽恤之旨但徇刻苛之情幽繫困滯證逮遐廣寒暑  
相襲風露交浸淹乎年月成其痛苦加以榜笞失  
桎梏違法巧詆深文去將安適獄市之寄何其爽歟  
自茲以後宜革前弊罪無大小不得稽留其囚病患  
及罪輕并笞杖等雖法有嘗規恐典吏妄生成福官  
人不存簡較或顏面囁請觸類以之若仍舊不悛當  
加重罰布告天下知朕意焉

麟德二年三月戊午詔曰今陽和布氣東作聿興其  
澤雖霑猶未周洽睠茲南畝彌用憂勤瞻彼西郊良  
深兢惕宜順發生之序以申簡恤之恩西京及東都  
諸司雍雒二州見禁囚徒宜准龍朔元年慮囚例處  
分其西京令左侍極廉簡較大司憲陸敦信充使東



都令右肅機盧承慶充使必令息彼冤滯稱朕意焉  
咸亨三年十一月駕幸許汝等州分遣使覆見禁囚  
徒

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制曰自今內外法官咸宜敬慎  
其文深次骨跡狗凝脂高下任情輕重失衷必寘嚴  
典以彰瘡惡

景龍二年七月大理正王志愔奏言法令者人之隄  
防隄防不立則人無所禁竊見大理官察多不奉法  
以縱罪爲寬恕以守文爲苛刻臣愚少執刑典卽爲  
衆所謗帝謂曰法恣則傷人寬則漏罪情實寘罰在

於中平宜慎之志愔因奏上應正論以見意

玄宗先天二年四月詔曰法憲之設期於無私本以  
救人蓋非獲已故得情存於勿喜折獄貴於哀矜至  
如斷決諸罪皆著科條若守而不失自爲良吏如聞  
近日州縣罕習章程率情嚴酷或致殞殂假令事應  
重辟固當明啓刑書豈可輒因夏楚輕絕人命太上  
皇仁覃萬寓澤被群生子愛黎甿慎恤刑罰予恭承  
天訓虔奉睿圖旰食載勤納隍兢慮凡厥長吏宜達  
此懷務遵法式勿仍前弊如或有違當寘嚴法宣示  
黔庶咸使聞知



開元三年二月庚午詔曰無知之徒自罹刑憲一遭  
縲纆坐變星瑄長吏依違不時疏決過成滯獄豈曰  
當官况三陽在辰德澤思布一物失所勤恤是殷惟  
懷永圖俾申幽枉其所在見禁囚未斷決者令所在  
長官親加按理仍令御史及按察使訪察隨事糾繩  
六年二月己卯詔曰仲春在候膏雨頻流故當法天  
布和順時行令天下諸繫囚宜令所繇作速疏理斷  
決勿有寃滯

八年詔曰庸愚之人自犯疎網至於公憲誠則難容  
然服念泣辜昔賢懿躅惟刑是恤不可暫忘如聞囚  
徒或有寃滯久在幽繫情何以堪其外州已有使覆  
京城內宜令中書門下就禁司按理如有枉濫隨事  
奏聞

十四年四月詔曰時屬正陽事殷蠶穡愍彼囹圄或  
多寃濫宜弘慎恤之恩俾助生育之德其所有囚徒  
除死囚已外所司長官卽疏決處分庚戌又詔曰孟  
夏麥秋尚夾小罪况天時漸熱深愍繫囚徒宜令中  
書門下巡城內囚徒量事處置畿甸徒囚赤縣縣令  
疏理斷決勿滯禁人

二十年二月駕發東都北巡狩申命宰臣所在疏決



囚徒

二十三年四月壬子詔曰農作是時人無棄日所在  
獄訟或有滯留其都城已令中書門下䟽理其京城  
及北都各委留守天下諸州委本道採訪使及本州  
長官隨事決斷勿令寃繫徒以下罪並量決罰便訪  
其官典犯賊宜准嘗式

二十五年正月壬午制曰朕猥集休運多謝誓王然  
而哀矜之情大小必慎自臨寰宇子有黎蒸未嘗行  
極刑起大獄上玄降鑒應以祥和思叶平邦之典致  
之仁壽之域自今有犯罪死除十惡宜令中書門下  
與法官詳所犯輕重具狀奏聞

天寶十載正月詔曰法以輔德刑以閑邪豈在煩苛  
必資簡易朕永懷至理思致還淳每懷哀矜之心屢  
申寬大之詔寔欲人皆知禁化洽無爲頃者已令法  
官每刑刑典蓋繇此也

肅宗乾元三年閏四月己卯御明鳳門大赦改元詔  
曰自古百王欽慎刑罰蓋以法者人之命刑者國之  
權苟或失其科條固難措其手足頃以姦臣擅命中  
典不脩造次便行哀矜何在自今已後其有犯極刑  
者宜命本司依舊三覆庶平反之際人謂不寃幽明



之間理皆無濫

代宗寶應三年七月壬寅大赦改元制曰天下刑獄須大理正斷刑部詳覆不得中書門下便卽處分大曆四年七月癸未詔曰如聞州縣官比年來率意恣行麤杖不依格令致其殞斃深可哀傷頻有處分仍聞乖越自今以後非灼然蠹害者不得輒加非理仍委觀察節度使嚴加捉搦勿令有犯錄名聞奏宜示中外宜悉朕懷

德宗貞元六年十一月南郊赦書曰近日州縣官吏專殺立威杖或踰制自今以後有責情決罰致死者宜令本道觀察使具事繇聞奏并申刑部御史臺願宗初卽位制曰天下官吏應行鞭捶本罪不至死者假以責情致令殞斃每念於此良增惻然宜切加

察訪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制曰天下官吏應行鞭捶責情致死者切令察訪

三年九月給事中穆質奏諸州府鹽鐵使巡院應決私鹽死囚請州縣同監免有冤濫從之

四年正月詔曰自今以後在京諸司應決死囚者不承正勅並不在行決之限如事迹克險須速決遣并



特勅處分者宜令一度覆奏

時左街功德使吐突承  
堆牒京兆府稱奉進止

令杖死殺人僧惠寂府司都不  
覆奏便行御史臺奏故有是詔

九年八月袁州刺史李將順坐陪擾人貶道州司戶

叅軍大僚詣執政以為刺史抵禁不經按訊據貶官

恐不可乃追詔遣御史馳往推究

穆宗長慶元年七月赦書刑獄所繫理道最切如門

比來多有稽滯一拘囚固動變炎涼自今已後宜令

御史臺切加訪察每季差御史巡囚事涉情或斷

結不當有失刑政具事繇聞奏其天下州縣并委御

史臺并出使郎官御史兼諸道巡院切加察訪

四年三月壬子赦書天下諸州府縣官吏應行鞭撻

本罪不至死者假以責情致令殞斃每念於此良增

惻然宜委御史臺及出使郎官御史等切加察訪具

事繇聞奏

敬宗寶曆元年四月制如聞京城諸司捕繫推鞠動

經旬時每季御史巡囚罕能舉劾積成冤滯為弊頗

深宜重舉明長慶元年七月十八日赦件聞奏

文宗太和四年四月丁丑詔曰如聞時稼甚滋人心

望歲近者時雨稍乏憂懷載深慮有留獄致傷和氣

應京城諸司見禁囚徒宜令御史臺選清強御史二



人各就司疏決處分具輕重以聞

六月壬申詔如聞御史臺大理寺京兆府及諸縣囚徒近日訊鞠例多停滯自今已後宜令所司速詳決處分其諸司應推獄有稽緩稍甚與奪或乖者仍委尚書左右丞及分察御史糾舉以聞

十月詔自今已後有特決囚不令覆奏者有司亦須

准故事奏覆

先是命中人送教坊樂官劉楚才等四人付京兆府杖殺之不令覆奏又送官

人張等十人於西內處置宰臣楊嗣復等奏於人賤類出入宮禁定刑議罪有異平人若不痛繩卽難簡肅准宣各決痛杖一處死事亦相緣宣下之事未情詔答曰宣下之時不令覆奏稍乖舊制良用慨然遂有是詔

五年二月丁丑詔以方春用事寒氣稍侵京城見禁

囚徒慮有寃結宜令御史兩人各就本司疏理以聞

七年正月壬子詔曰議獄恤刑前王攸重苟有寃滯

卽傷陽和應在城諸司諸使有囚徒限七月內處分

訖奏聞河南府八州府勅到准此處分

閏七月乙卯朔詔京城囚徒慮有寃滯已委疏決務

從寬降宜令鄭覃令狐楚速具條疏以聞

八年四月丙戌詔曰朕比屬暇日周覽國史伏讀太

祖因闕明堂經見五臟之係咸附於背乃下制決罪

人不得鞭背且人之有生繫於臟腑灸針失所尚致



天傷鞭朴苟施能無枉橫况五刑之內咎最爲輕豈  
可以至輕之刑傷至重之命朕躬承丕業思奉貽謀  
言念於茲載懷惻隱其天下州府應犯輕罪人除情  
狀巨蠹法所難原者其他過誤罪愆及尋嘗公事違  
法並宜准貞觀四年四月十七日制處分不得鞭背  
今年已後每至夏至已後立秋已前就州府常條之  
中亦宜量與矜減速爲疏理不得久令禁繫委御史  
臺切加糾察永爲管式

五月辛亥朔癸丑詔曰如聞大理寺所覆諸州府刑  
獄皆盤勘微細節目不早詳斷道路遐遠往返經年  
非惟囚禁多時有傷和氣兼亦覬望恩澤故涉稽留  
爲弊頗深須有提舉宜令御史臺切加糾察准勅限  
較科推狀中有贓數異同及罪人伏款未盡者卽許  
移牒盤問其他煩碎事條不關要節者并不得更令  
移牒勘覆

開成四年四月詔曰京城百司及府縣禁囚動經歲  
年推鞠未畢蓋繇官吏因循致此留獄鬱蒸在候寃  
滯難堪宜付御史臺委中丞高元裕及強明御史三  
兩人各就本司應見禁囚分閱案牘據理疏決聞奏  
宣宗大中四年四月詔法司使法或持巧詐分律兩



端遂成其罪既奸吏得計則黎庶何安自今已後應書罪定刑宜令直指其事不得舞文妄有援引頒示天下長吏嚴加覺察不得輒使奸吏如有此色當議停解

九月御史臺奏准舊例京兆府准勅科決囚徒合差監察御史一人到府門監決伏請自今已後許令御史到府粗精引問以究獄情如囚不稱寃方許行決其其濫刑永息寃濫獲申勅旨宜依其河南府亦令准此諸州應有死囚仍委長吏差官監決

八年三月甲辰詔此後除巨蠹所不原外每立夏至立秋前犯罪人就州府嘗條之中量與減貸速為疏理無令淹繫

懿宗咸通元年詔曰至道所先刑柄最切向聞鞫斷動隔炎涼不惟理且未伸多致疾而成天寃靈既聚和氣乃傷日月星辰繇此失度水旱蟲賊所以為災自此委刑法官條示天下州府長吏旋即疏理無致淹延

後唐莊宗天祐五年四月下令曰議獄恤刑比求寃濫頽民下輩輕侮憲章苟非五聽之通明何辨二門之邪正自今後法司如有疑獄予自據格令以決之



此法既行雖親無赦

同光二年六月己巳勅應御史臺河南府行臺馬步司左右軍巡院見禁囚徒據罪輕重限十日內并悉決遣申奏仍委西京諸道州府見禁囚徒速宜疏決不得淹停兼恐內外刑勢官員私事寄禁切要止絕俾無冤滯

三年五月己未在京及諸道州府所禁罪人如無大過速令疏決不得淹滯

六月甲寅勅刑以秋冬雖開惻隱罪多連累翻慮淹滯若或十人之中止爲一夫抵死豈可以輕附重禁

錮逾時言念哀矜又難全廢其諸司囚徒罪無輕重並宜各委本司據罪詳斷申奏輕者卽時疏理重者候過立春至秋分然後行法如是事繫軍機須行嚴令或謀惡逆或畜姦邪或行劫殺人難於留滯並不在此限

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庚申勅應天下州使繫囚除大辟罪已上委所在長官速推勘決斷不得傍追證對經過食宿之地除當死刑外並仰釋放兼不徵治二年春左拾遺李同上言天下繫囚請委長吏逐旬親自引問質其罪狀真虛然後論之以法庶無枉濫



從之  
六月大理少卿王欽上言凡決極刑合三覆奏近年  
已來全不守此伏乞今後前一日令各一覆奏奉勅  
宜依  
八月西京奏奉近勅在京犯極刑者令決前一日各  
一覆奏伏緣當府地遠此後凡有極刑不審准條疏  
奏覆奉勅旨昨六月二十日所降勅文祇爲應在雒  
京有犯極刑者覆奏其諸道已降旨命准舊例施行  
今詳西京所奏尚未明近勅兼慮諸道有此疑惑故  
令曉諭

十月辛丑德音爲政之要切在無私聽訟之方惟期  
不濫天下諸州府官員如有善推疑獄及冒雪冤濫  
兼有異政者當具姓名聞奏別加甄獎

三年正月丁巳內出御札曰朕聞堯舜有恤刑之典  
貴務好生禹湯申罪已之言庶明知過今月七日據  
巡簡軍使渾公兒口奏稱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  
圖之事朕昨初聞奏報實所不容率爾傳宣令付石  
敬瑭處置今旦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旣載  
聆讜議方覺失刑循揣再三愧惕非一亦以渾公兒  
誑誣頗甚敬瑭詳覆稍乖致人當枉法而殂處朕於



有過之地今減嘗膳十日以謝幽枉其右諱敬瑄是朕懿親合施規諫既茲錯誤宜示省循可罰一月俸渾公兒決脊杖二十仍削在身職銜配流登州嘗知所在其小兒骨肉各賜絹五十疋粟麥各百石便令如法埋塋兼此後在朝及諸道州府凡有極刑須子細裁遣不得回循付中書門下百僚進表稱賀

十二月癸丑諸州使數奏囚人死於獄中奉勅朕以握圖纘位端已臨民每於刑獄之間倍軫憂勤之念慮多淹滯累降指揮儻一物以啣冤撫萬機而是愧近聆數處申奏囚人獄內身殂事旣不明理難取證將絕欺罔之弊須頒條理之文宜令今後凡有刑獄切依前准勅命施行斷遣不宜淹停如有賊徒推尋反證斷遣未聞在獄疾病者委隨處官吏當面錄問令醫人看候無致推司官吏別啓伴門

長興元年二月郊祀畢下制曰欲通和氣必在申寬將設公方實資獎善州縣官寮能雪冤獄活人生命者許非時選仍加階超資注官與轉服色已著緋者與轉兼官

二年三月辛亥勅朕猥以眇躬薦承鴻業念彼疲瘵勞於寢興或慮官不得人因成紊亂或慮刑非其罪



遂致怨嗟王化所興獄訟爲本苟無訓勵必有滯淹  
近日諸道百姓或諸多違犯或小可關乎官吏曲縱  
吏人巧求報讐初則滋張節目作法拘囚終則誅剝  
貨財爲恩出拔外憑公道內徇私情無理者轉務遷  
延有理者却思退縮積成訛弊漸失紀綱自今後切  
委逐處官吏州牧縣宰等深體予懷各舉兩職凡關  
推究速與剴裁如敢苟縱依違遂成枉濫或經臺訴  
屈或投匭申寃勘問不虛其元推官典并當責罰其  
逐處觀察使刺史別議朝典宜令諸道州府各依此  
處分所管屬郡委本道嚴切指揮

八月丁亥勅三京諸道州府刑獄近日訪問依前禁  
繫人多不旋決諸道宜令所在各委長吏專切推窮  
不得滯淹

愍帝應順元年三月戊午詔曰刑柄爲制禮之先獄  
訟乃有國之重一成共守四海同文咸符欽恤之言  
乃致太平之道以近及遠列職分司申明皆有其舊  
規決斷各繇其所屬惟理則罪疑可定惟正則刑措  
可期諒在舉行方無壅滯應三京諸道州府繫囚據  
罪輕重疾速斷遣比來停滯須奏取裁不便區分故  
爲留滯今後凡有刑獄據理斷遣如有勅推按理合



奏聞不在此限

末帝清泰元年五月丁丑詔在京諸獄及天下州府見繫罪人正當暑毒之時未免拘囚之苦誠知負罪特軫予懷恐法吏生情滯於決斷詔至所在長吏親自慮問據輕重疾速斷遣無令淹滯

二年四月辛丑詔曰運當昭泰時屬樂康思欲導和氣於雍熙布休光於幽隱將期恤物必軫深仁今以甫及蕤賓適茲炎毒宜茂好生之德俾敷在宥之文足以寬肺石之寃辭叶薰風之解愠庶遵時令獲奉天心宜令御史臺河南府運巡諸道州府自五月一日已前見繫罪人嘗赦不原及已見情狀之外悉令疾速斷遣勿至淹滯

晉高祖天福三年正月勅應諸道州府刑獄慮有淹延宜令逐處應用禁繫人等并仰各據罪戾詳事理速斷遣不得停滯仍付所司

三月庚午詳定院奏前守洪洞縣王簿盧璨進策云伏以刑獄至重朝廷所難尚書省分職六司天下謂之會府且諸道決獄若關人命卽刑部不合不知欲請州府凡決大辟罪人請逐季具有無申報刑部仍具錄案款事節并本判官馬部都虞候司法叅軍法



直官馬部司判官名銜申聞所貴或有案內情繇不  
圓刑部可行覆勘如此則天下遵守法律不敢輕議  
刑書非唯免有啣冤抑亦勸其立政者臣等叅詳伏  
以人命至重而國法須精雖載舊章更宜條理誠  
允當望賜施行從之

五月詔曰刑獄之難古今所重但關人命實動天心  
或有冤魂則傷和氣應諸道州府凡有囚徒據推勘  
到案款一一盡理子細簡令合格勅其間或有疑者  
准令又讞大理寺亦宜申尚書省省寺明有指歸州  
府然後決遣

五年三月丙子詔曰自大中六年已來務耳稱冤決  
杖流配訴內雖有理不在申明今後據其所陳與爲  
勘斷務耳之罪准律別科

六年秋七月庚辰詔曰政刑所切獄訟惟先推窮須  
察於事情斷遣必遵於條法用弘欽恤以致和平應  
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縣見禁諸色人等宜令逐處  
長吏嘗切提撕疾速決遣每務公當勿使滯淹

少帝天福八年四月壬申勅詔自臨寰宇思致和平  
以四海爲家慮一物失所每念徃牢之內或多枉撓  
之人屬此炎蒸倍加軫憫冀絕滯淹之嘆用資欽恤



之仁應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見禁罪人等宜令逐處長吏嚴切指揮本推司及委本所判官疾速結絕斷遣不得淹延及致寬濫仍付所司

開運二年五月壬戌殿中丞桑簡能上封事曰伏以天地育萬物廣博厚之恩帝王收黎元行寬大之令是知恤刑緩獄乃爲政之先布德行惠寔愛民之本今盛夏之月農事方殷是雷風長養之時乃動植蕃庶之際宜順時令以弘至仁竊以諸道州府都郡縣應見禁罪人或有人久在囹圄稍滯區分胥吏舞文枝蔓及衆捶楚之下或陷無辜縲紲之中莫能自理苟

一人拘繫則數人營財物用旣殫功業亦罷若此之類寔繁有徒切恐官吏因循漫成斯弊伏乞降詔旨令所在刑獄委長吏親自錄問量罪疾速斷遣務絕寬濫勿得淹留庶免虛禁平人妨奪農力興召和氣以慶明時勅曰囹圄之中縲紲之苦奸吏苟窮於枝蔓平人用費於貨財繇茲滯淹兼致屈塞桑簡能體茲軫憫專有敷陳請長吏躬親免獄官抑逼深爲允當宜在頒行

十月甲子祕書省著作郎邊玘上封事曰臣聞從諫如流人君之令範極言無隱臣子之嘗規蓋欲表大



國之任人致萬邦之無事前文備載可舉而行伏以  
皇帝陛下德合上玄運膺下武旰食宵衣而軫念好  
生惡殺以推仁幾措典刑固無冤枉然以炤臨之南  
州郡尤多若不再具舉明伏恐漸成奸弊臣竊見諸  
道刑獄前朝曾降勅文凡是禁繫罪人五日一慶錄  
問但以年月稍遠漸致因循或長吏事煩不躬親點  
簡或胥徒啓倖妄要追領證明慮有涉於濫刑卽恐  
傷於和氣伏乞特降詔勅自今後諸道并委長吏五  
日一度當面同共錄問所異處法者無恨銜究者獲  
伸俾令四海九州咸歌聖德五風十雨永致昌期勅  
曰人之命無以復生國之刑不可濫舉雖一成之曲  
務在公平而三覆其詞所宜詳審凡屬法吏合究獄  
情邊珣近陟周行俄陳讜議更彰欽恤宜乞申明  
三年十一月丁未左拾遺竇儼上疏曰臣伏覩各律  
例疏云死刑者古先哲王則天垂象本欲生之義期  
止殺絞斬之坐皆刑之極也又准天成三年閏八月  
二十三日勅行極法日宜不舉樂減嘗膳又刑部式  
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斯皆仁君哀矜不捨之  
道也竊以蚩尤爲五虐之科尚行鞭扑漢祖約三章  
之法止有死刑絞者筋骨相連斬者頭項異處大辟



之日不出兩端濫刑所興近聞數等蓋緣外地不守  
通規肆率情性或以長釘貫參人手足或以短刀齧  
割人肌膚乃至累朝半生半死俾冤嚴而上達致和  
氣以有傷將弘守位之仁在峻惟刑之令欲乞特下  
明勅嚴加禁斷者勅曰文物方興刑罰須當有罪宜  
從於正法去邪漸契於古風竇儼所貢奏章實禪理  
道宜依所奏准律令施行

漢隱帝乾祐二年正月勅政貴寬易刑尚哀矜慮茲  
蔓之生姦寔軫傷而是念今屬三元改候四序履端  
將異和平無如獄訟應三京鄴諸道州府見繫繫

人委逐處長吏躬親慮問其於決斷務在公平但見  
其情卽爲具獄勿令牽引遂致淹滯無縱舞文有傷  
和氣

四月甲午勅日月戒正陽候當小暑乃挺重出輕之  
日是恤刑議獄之辰有罪者速就勘窮薄刑者畫時  
疏決用符時令勿縱滯淹三京鄴都諸道州府在獄  
見繫罪人宜令所司疾速斷遣無致淹滯枉濫

五月辛未勅王化所先獄訟攸切不唯枉撓兼慮滯  
淹適當長養之時正屬煊蒸之候累行條貫俾速施  
行靡不丁寧未曾奏報再頒告諭無或因循應三京



鄴都諸道州府詔至宜具疏放已行未行申奏無致  
逗留

周太祖廣順元年五月壬戌朔勅朕肇啓丕基躬臨  
庶政深慕泣辜之道以弘恕物之心今則方屬炎蒸  
正當長養黃沙繫繫宜矜非罪之人丹筆重輕切戒  
舞文之吏凡有獄訟不得淹延務令囚絕拘留刑無  
枉濫糞叶雍熙之化用符欽恤之情應京都諸道州  
府見禁人等宜令逐處長吏限勅到應有獄囚當面  
錄問事小者便須遣決案未成者卽嚴切指揮疾速  
勘決擬罪詳斷疏放勿令停滯及致冤抑廢召和氣

俾悅群心

二年四月壬辰勅朕以寡昧獲主黎元將以召天地  
之和每思去刑政之弊寅恭於此宵旰爲勞今以節  
及長羸時臨暑熱耕農之戶蠶麥將忙宜於獄訟之  
間特示憂勤之旨應有刑獄切慮淹滯詔至所有重  
輕繫囚疾速勘鞫斷遣無令冤抑慮有淹延若輕罪  
畫時決遣其婚田爭訟務內勿治若事要定奪卽須  
疾速區分若斷遣不平許人糾告官典必議徵斷  
三年四月乙亥勅朕以時當化育氣屬炎蒸乃思縲  
縶之人是軫哀矜之念慮其非所案鞫淹延或枉濫



窮屈而未得伸宣或飢渴疾病而無所控告以罪當刑者唯彼自召法不可移非理受苦者爲上不明安得無慮欽恤之道夙宵靡寧應諸道州府見繫罪人宜令官吏疾速推鞠據經遣斷不得淹滯仍令獄吏洒掃牢獄嘗令虛歇滌洗枷械無令蚤虱供給水漿無令飢渴如有疾患令其家人看承囚人無主官差醫工診候勿致病亡循典法之成規順長羸之時令俾無滯淹以致和平又賜諸州詔曰朕以敷政之勤惟刑是重旣未能化人於無罪則不可爲上而失刑况時當長羸事貴清適念囹圄之閉固復桎梏之拘

縻處於炎蒸何異焚灼在州及所屬刑獄見繫罪人卿可躬親錄問省略區分于入務不行者令候開繫有理須伸者速期疏決俾皆平允無至滯淹又以獄吏逞任情之奸囚人被非法之苦宜令加簡察勿縱侵欺嘗令靜掃獄房洗刷枷匣知其飢渴供與水漿有病者聽其骨肉看承無主者遣醫工救療勿令非理致斃以至和氣有傷卿忠幹分憂仁明溢事必能奉詔體我用心矐委於茲興寐無已餘從勅命處分世宗顯德元年十一月帝謂侍臣曰天下所奏獄訟多追引文證甚致淹延有及百餘日而未決者其中



有徒黨反告者却主陳訴者及妄遭牽引者慮獄吏  
 作伴遲留致生人休廢活業朕每念此彌切疚懷此  
 後宜條貫所在藩郡令選明幹寮吏掌其訴訟如有  
 獄不滯留人無枉撓明具聞奏量與執獎

刑府元龜

刑府元龜

木子嗣京叅

四極文翔鳳訂正

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二

明罰

雷電有震耀之象秋冬行肅殺之令王者法之以制  
 刑典其來尚矣故士師用弼於五教犯雖小而必刑  
 王制具列於四誅害為大而無赦蓋聖人躬明哲之  
 性通天地之心佐德以威順時行罰威克厥愛而事



允濟罰當其罪而衆知勸大則極竄殊死非所以爲重也小則鞭朴入贖非所以爲輕也然而閱罪簡等有司之詳慎好生宥過王者之寬恕不及於嗣刑期無刑隨世損益厥有論要呂刑云屬於五極威中有慶其是之謂乎

舜流共工於幽州 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州北裔 放

驩兜於崇山 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 竄三苗於三危 三苗國名緇雲

氏之後爲諸侯號饗餐三危西裔 殛鯀於羽山 方命圯族績用不成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羽

山東裔在海中 四罪而天下咸服

周武王既伐紂乃殺惡來惡來紂臣善讒毀諸侯

漢高祖嘗爲項羽將丁公逐窘 丁公名固 高祖彭城西短

兵接漢王惡顧謂丁公曰爾賢豈相克哉丁公引兵

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狗軍中日丁

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

後世之爲人臣者無倣丁公也

文帝十六年東莞侯劉吉坐事國人過員免 事見役使之員

數也 景帝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 紀通子也 子恢說不

孝謀反欲以殺嘉大逆無道 恢說有私怨于其父而自謀反欲令其父坐死

也說讀 其赦嘉爲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 律大

日悅 也說讀 其赦嘉爲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 律大



逆不道父母妻子同坐皆棄市今赦論恢說及妻子其餘子不與恢說謀者復其故爵

如法

武帝元封六年黎侯召延坐不出持馬要斬待發馬給軍匿不出也

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臣欽若等倚舊故

乘高執而為邪帝為太子賀已為舍人故為舊故興美田以利子弟

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戍邊卒糧乏不能為方計以益之也貨賂上

流丞相貪冒受金於下故使衆庶貨賂上流執事朕恐之久矣終不自革革改

也也適以邊為援使內郡自作車耕者自轉所以饒邊

為援使內郡自省車邊州無事之時宜自給軍用而令內郡自

諸餘功用而作車也也省音所領切 又令耕者自轉自轉穀于邊以困農煩

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重謂懷孕者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反使懷

孕者為之傷耗也下吏矣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以

姦傳朱安世傳逮捕也獄已正於理

昭帝元鳳四年五月丁亥孝文廟正殿火太嘗及廟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會赦太嘗轅陽侯德免為庶

人

元帝時諸葛豐為司隸較尉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

言其短徙豐為城門較尉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

祿大夫張猛帝不直豐迺制詔御史城門較尉豐前



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  
美豐前為司隸較尉不順四時脩法度專作苛暴以  
獲虐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較尉不內省諸已省

也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舉言其事以報怨告案無證之辭

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前言謂稱堪猛

其短是不顧也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

免為庶人

成帝即位丞相御史條奏長信中太僕石顯舊惡及

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鄉憂慙不

食道病死先是元帝時顯為中書令巧慧習事能

人主微旨深賊持詭辨以中傷人至是免官及諸所

交結以顯為官皆廢

永始二年十二月詔曰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

妄為巧詐多賦歛煩徭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

者連屬毒流衆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

於是湯與萬年俱徙燉煌初將作大匠解萬年與關

其後卒不就

哀帝建平二年秋八月詔曰待詔夏賀良等建言改

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過聽賀良等言

過誤也 異為海內獲福卒亡嘉應皆違經悖古不合時



宜六月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改元易號大赦天下以求

延祚而不蒙福哀帝悔之故更下制書諸非赦罪事皆除之謂改制易號今皆復故也非赦令也猶言自

非赦令耳也語終辭也而讀者不曉輒改也為他字失本文也賀良等反道惑衆下

有司皆伏辜

平帝即位以冷褒段猶等哀帝時定議尊定陶傅太

后為太皇太后丁后為帝太后與太后同尊又為共

皇立廟京師議入孝元皇帝貶褒猶皆徙合浦復免

高昌侯宏為庶人又有司奏方陽侯孫寵及右師譚

等皆造作奸謀罪及主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

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

後漢明帝時何湯為郎中守開陽門候帝微行夜還

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詔詣大官賜食諸

門候皆奪俸

北鄉侯初即位大將軍耿寶中嘗侍樊豐侍中謝暉

周廣乳母野王君王聖坐相阿黨豐暉廣下獄死寶

自殺聖徙鴈門

順帝為太子江京樊豐共構陷廢為濟陰王中黃門

孫程等十九人迎立之闡顯兄弟聞帝立率兵入北

宮尚書郭鎮與交鋒刃遂斬顯弟衛尉景遣使者入

省奪得璽綬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節收闡顯及



其弟城門較尉耀執金吾晏並下獄誅

永建元年虞詡代陳禪爲司隸較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嘗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繫拘無辜爲吏人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獄者人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賊罪非一二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卽以尸諫耳順帝省其章乃爲免司空陶敦

桓帝延嘉元年梁冀以罪自殺其他所連及公卿別較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之空虛

獻帝誅諸議郎侯祈尚書馮碩侍中胡崇討有罪也魏齊王芳嘉平中夏侯玄與李豐張緝蘇鑠劉賢樂敦同謀害司馬景王景王聞其謀先召李豐殺之天下有司收玄緝鑠敦賢等送廷尉鍾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爲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居列侯位而包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闔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



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宗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條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勾其三子死命李豐子翻尚公主於

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其餘親屬徙樂浪郡

晉武帝時石覽轉尚書時秦涼為虜所敗遣覽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偽免官後為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坐討吳賊虛張首級詔曰昔雲中守魏尚以斬首不實受刑武牙將軍田順以詐增虜獲自殺誣罔敗法古今所疾覽備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敗為得竟不推究中間黜免未久尋復授用

異能補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義得爾乎有司奏是也顧未忍耳令遣歸田里終身不得用勿削爵土也

穆帝升平二年飲飛督王饒獻鳩鳥帝怒鞭之二百使殿中御史焚其鳥於四達之衢

後魏道武天興三年李栗為左將軍性簡慢矜寵不率禮度每在帝前舒放倨傲帝積其宿過誅之於是威嚴始厲制勒羣下盡卑遜之禮自栗始也

天賜六年秋七月慕容支屬百餘家謀欲外奔發覺伏誅死者二百餘人



太武太平眞君五年二月中山王辰等八人以北伐後期斬于那南

八年六月西征諸將軍扶風公處貞等八將坐盜沒軍資所在虜掠贓各千萬詔並斬之

封磨奴渤海人被刑爲官人崔浩之誅也太武謂磨奴曰汝本應全所以致刑者繇事浩之故

文成興安三年十一月辛酉行幸信都中山觀察風俗十二月誅河間鄭民爲賊盜者男生十五以下爲生口班賜從官各有差

孝文延興四年十二月詔西征吐谷渾兵在句律城初叛軍者斬次分配柔玄武川二鎮斬者千餘人

城陽王鸞與安南將軍盧淵李佐攻赭陽不利敗退而還時孝文幸瑕丘鸞請罪行宮孝文引見鸞等責之曰卿等摠率戎徒義因奮節而進不能夷拔賊城退不能殄茲小寇虧損王威罪應大辟朕革變之始事從寬貸今赦卿等死罪城陽降爲定襄縣王劄戶五百古者軍行必載廟社之神所以示其威惠各有攸歸今懲卿等敗軍之罪於社之前以彰厥咎

李洪之爲秦益二州刺史洪之素非廉靖每多受納時孝文始建祿制法禁嚴峻司察所聞無不窮糾遂



鏢洪之赴京孝文臨太華庭集群臣有司奏洪之受  
賊狼藉又以酷暴孝文親臨赦之以其大臣聽在案  
自裁

宣武時高聰爲散騎嘗侍兼護軍藉貴因權耽於戲  
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尉崔亮而陳聰罪帝乃出  
聰爲平北將軍孝明踐祚以其素附高釐出爲幽州  
刺史

孝莊建義三年四月爾朱天光討醜奴蕭寶寅於安  
定破禽之送於京師醜奴斬於東市寶寅死於駝牛

渚

後周閔帝元年二月丁亥楚國公趙貴謀反伏誅詔  
曰朕聞文考昔與群公洎列將衆官同心戮力共治  
天下始終二十三載迭相輔弼上下無怨是以群公  
等用升余於天位朕雖不德豈不識此是以朕與群  
公同姓者如兄弟同於一心平定宇內各令子孫享  
祀百世而朕不明不能輯睦致使楚公貴不悅于朕  
與侯幾通此奴與王龍仁子孫衍等陰相假署圖危  
社稷事不克行爲開府宇文盛等所告及其推究咸  
伏厥辜興言及此心焉如疴音海病也但法者天下之法  
朕旣爲天下守法安敢以私情廢之書曰善善及後



世惡惡止其身其貴通與龍仁罪止一家衍止一房  
餘皆不問

武帝建德六年伐齊於陣獲其齊昌王莫多婁敬顯  
帝責之曰汝有死罪三前從并走鄴攜妾棄母是不  
孝外爲僞主戮力內實通啓於朕是不忠送款之後  
猶持兩端是不信如此用懷不死何待遂斬之

隋高祖開皇九年以陳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嘗侍王  
嗟王義御史中丞沈顧等邪佞於其主以致亡滅皆  
殺之邊裔

沈君公自梁元帝敗後嘗在江陵禎明中與蕭憲蕭  
嚴叛隋歸陳後主擢爲太子詹事君公博學有材辯  
善談論後主深器之陳亡隋文帝以其叛亡命斬於  
建康

王誼爲郢國公以恩禮稍薄頗懷怨望上在國元諧  
亦頗失意誼數與相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  
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帝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爲  
同學甚相憐愍將柰國法何於是下詔曰誼有周之  
世早預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性懷險薄巫  
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誠約  
口言悔過心實不悛乃說四天王神道誼應受命書



載誼識天有誼星桃鹿示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王之業密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信用左道所在誑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辯或爲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帝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於是賜死於家

煬帝大業元年八月并州總管漢王諒反左僕射楊素討平之三年正月癸亥詔并州逆黨已流配而逃亡者所獲之處卽宜斬決

九年斛斯政奔高麗十年帝親征高麗高麗囚送政帝大悅八月班師十月帝還京師十一月支解政於

金光門外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高祖見奴賊帥張貴數之曰汝之爲賊事絕人理不可忍言至乃對人父婿辱其妻女古來群盜未有如斯之酷爲人若此何可死全左右撮而腰斬之

三年太宗破王行本面縛請降引見於華陰高祖恐其亡逃慰勉之還令入城高祖尋至蒲州數之日汝請援建德求助武周彌歷多時竟無至者知窮食盡方始出降遂使城內官民父罹荼毒若不戮汝何謝寃魂於是斬之籍沒其妻子



太宗貞觀二年六月下詔曰天地定位君臣之義以彰卑高既陳人倫之道斯著是用篤厚風俗化成天下雖復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勁草芬芳既絕割心焚體赴蹈如歸夫豈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之命諒繇君臣義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風於身後至如趙高之殞二世董卓之鳩私農人神所疾異代同憤况凡庸小豎有懷凶悖遐觀典策罔不誅夷辰州刺史長蛇男裴虔通昔在隋氏委質藩寮煬帝以舊邸之情特相愛幸遂乃忘蔑君親潛圖弑逆密伺間隙招結群醜長戟流矢一朝齟齬天下

之惡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異

時兼累逢赦令可特免極刑擬之四夷用明逆順之

理以獎君臣之義可除名削爵遷配驩州初守文化及得志大

兄親委及王世充敗以彭城歸國高祖方以綏懷為務不之罪也初授滁州摠管太宗嘗從容謂侍臣曰

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虔通煬帝故人也而親為亂首朕方崇教義何得忘之後數日而發詔虔通平

嘗時每云身除隋室以啓大唐自以為功頗有翹望之色及得罪怨憤巖餘而死

七月戊申詔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

州都督府長史唐奉義隋武牙郎將元禮並於隋代

俱蒙任使乃協契宇文化及搆成弑逆宜依裴虔通

除名配流嶺表



七年春正月戊子詔曰宇文化及弟智及司馬德戡  
裴虔通孟康元禮楊覽唐秦義牛方裕元敏薛世良  
馬舉元武達李本季孝質張愷許弘仁令狐行韋席  
德方李覆等大業季年咸居列職或恩結累世任重  
一時乃包藏凶慝忘茲忠義爰在江都遂行弑逆罪  
百聞越蒙深梟獍雖事是前代歲月已久而天下之  
惡古今同棄宜從重典以厲臣節其子及孫并宜禁  
錮勿令齒叙化及為魁首又竊名號一門之內凶惡尤  
甚但其兄士及不預逆謀雖云昆季僅免誅戮自安  
質皇朝勲庸克著彰善癉惡抑有舊章士及一房

在此例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十九年十一月庚辰帝征遼迴次易州界司馬陳元  
璿令百姓種蔬坑上而徵火煦之欲其速生以擬供  
進太宗聞之責其諂媚詔免官

高宗永徽四年二月甲申司徒荆王元景司空吳王  
恪房州刺史駙馬都尉房遺愛寧州刺史駙馬都尉  
薛萬徹嵐州刺史駙馬都尉柴令武等坐謀反遺愛  
萬徹令武并斬元景及恪遺愛妻高陽公主令武妻  
巴陵公主并賜死帝引遺愛謂曰與卿親故何恨遂  
欲謀反遺愛曰臣包藏姦慝誠合誅夷但臣告吳王



恪冀以贖罪竊見貞觀中紇于承基游文芝并與侯君集劉蘭同謀不軌於後承基告君集文芝告劉蘭並全首領更加官爵帝曰卿承籍緒餘身尚公王豈比承基等且告吳王反事無乃晚乎遺愛遂伏罪龍朔三年四月壬辰右史董思恭以知考功貢舉事預賣策問受贓帝令於朝堂斬之百僚畢集帝使謂之曰古者帝王皆不獨理藉股肱舟楫共安百姓今委寄公等本望副朕心董思恭賣策問取錢物悉已搜獲亂我憲章蠹害特甚事須以殺止殺懲警後來公等宜看決思恭與衆共棄使語思恭曰汝是百代寒微未及倫伍只如右史簡英俊爲之爲汝薄解文章所以不次擢授計應少自勉厲深荷恩榮遂敢狼藉取錢自觸刑網汝須甘心服死爲天下鑒誠思恭臨刑告變免死長流嶺表

咸亨二年婺州司馬秦懷恪坐贓特令朝堂斬之仍集百寮及朝集使宣勅謂之曰王者統天理物莫不先安百姓百姓安者止在庶寮朕所以每精簡岳牧及諸州上佐自非至誠清白景行循良者不輒畀此職庶其各申智效以禪政道秦懷恪法司抵罪但合處流朕以刑政之典須越常憲豈不知哀敬折獄情



極哀矜但以殺止惡義在懲肅又以刑人於市與衆  
棄之故對公等加其顯戮但法者國之權衡時之準  
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也罪惡難  
容者雖小必刑情狀可原者雖大必宥此乃彛典非  
故濫誅公等諸人當識朕意足爲殷鑒各宜勉之  
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制曰國之大綱惟刑與政刑之  
不申政乃必虧劉光業王德受王處身屈筠鮑思恭  
劉景陽等庸流淺識姦吏險夫以酷暴爲能官以凶  
殘爲奉法徃從按察害虐在心倏忽加刑呼吸就戮  
曝骨流血其數甚多寃濫之聲盈於海內朕惟新

澤恩被人群撫事長懷尤深惻隱光業等五人積惡  
成釁并謝生涯雖其人已殂而其跡可貶光業所有  
官爵並宜追奪其枉被殺人各令州縣鄉里埋塋還  
其官蔭劉景陽身雖見在情不可矜特以會恩免其  
嚴罰宜從貶降以釋寃情

是月又制酷吏丘神勣來子珣萬國俊周興來俊臣  
魚臣擘王景昭索元禮傅遊藝王弘義張知默裴焦  
仁亶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備陳嘉言等雖已  
身死并遣除名

睿宗唐隆元年六月以越州長史宋之問饒州刺史



冉祖雍並交通凶逆徙於嶺表

景雲元年九月制曰潞州刺史趙彥昭交結回邪諂附凶孽輿金輦貨昂寵祈榮可歸州刺史先是巫媪趙氏昵於常庶人得封爲隴西夫人與彥昭隣居因附焉及趙氏誅自其家獲彥昭納賄賂故貶官玄宗平常庶人以左御史大夫竇懷貞諂事逆徒貶授濠州司馬員外郎

先天二年九月壬戌貶特進李嶠之子太子率更令暢爲虔州刺史嶠隋暢之任勅曰事君之節危而不變爲臣則忠貳乃無赦特進致仕李嶠往緣宗常絀

逆襲行戡定揖讓之際天命有歸嶠妄有窺覩不知逆順伏陳詭計朕親覽之以其早負詞學累居台輔恣而莫言將掩其惡今忠邪旣辨與物惟新賞罰儻乖下安勸雖經赦典猶宜放斥於其老疾俾遂餘生聽隨子暢赴任

十月癸卯帝親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亘五十餘里戈鋌金甲照耀天地列大陣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三軍出入號令如一帝親擐戎服持沉香大鎗立於陣前威振宇宙長安士庶奔走縱觀填塞道路兵部尚書郭元振以虧失軍



容坐於纛下將斬之宰相劉幽求張說跪馬前諫曰  
元振翼戴上皇有大功於國雖犯軍令不可加刑伏  
望寬宥以從人望帝乃捨之配流新州給事中知禮  
部事唐紹以董軍儀有失坐於纛下斬之  
先天三年正月以鄴王府長史崔恪與昆弟不睦冀  
州刺史平嗣先父闕溫清之禮并解見任

二月戊子勅曰涪州刺史周利貞滑州刺史裴談饒  
州刺史張利貞大理評事張思敬大理評事王承本  
京兆府華元令劉暉貝州鄆縣令楊允陳州太康令  
康璋侍御史封詢行及判官張芝衛遂之公孫琰由

州司馬鍾思廉等十三人皆爲酷吏比周興來俊臣  
侯思止等事跡稍輕並宜放歸草澤終身勿齒

三月丙午廓州刺史左感意坐賊杖殺勅曰好生之  
德雖叶於天意止殺之義用勸於生靈人者因而不  
犯殺者豈以爲暴前廓州刺史左感意頃居塞上拔  
自行間薄效未輸率情狂鄙輕侮彞憲侵擾公私賊  
數旣多割剝滋甚曾飢狼之不若固害馬之宜除此  
令按問戚自承伏且緣邊人徭役辛苦朕嘗思惠養  
特所哀憐寧有作牧宣條恣行非法儻不悛于嘗與  
何以塞彼深愆宜其處置以謝百姓



四年正月癸未皇后妹妍尚衣奉御長孫昕與其妹  
婿楊仙玉於里巷間毆擊御史大夫李傑初昕以細  
故與傑不協自負懿戚遂肆其豪縱辱之即日傑上  
表自訴曰髮膚見毀雖則痛心冠冕被凌誠爲辱國  
帝大怒令於朝堂斬昕等左散騎常侍馬懷素以陽  
和之月不可行刑累表陳諫乃下詔曰夫爲令者自  
近而及遠刑罰者先親而後疎長孫昕楊仙玉等憲  
恃戚屬恣行兇險輕侮嘗憲損辱大臣情特難容故  
令斬決今群官等累陳表疏故有誠請以陽和之節  
用肅殺之時援引古今詞義深懇朕志雖從諫情亦

惜法宜寬異門之罰從聽枯木之斃卽宜之殺以謝  
百寮仍降勅書慰諭傑曰長孫昕等朕之密戚不能  
相遵以禮而使凌犯衣冠雖寘以極刑俾之謝罪卿  
志氣忠亮爲國柱臣宜以剛腸疾惡勿以克人介意  
十年閏五月乙酉上封人蔣寵言事涉邪杖四十流  
于藤州勅曰朕以菲德恭承大寶執天下之政奉宗  
廟之靈于今十載矣何嘗不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夙  
夜憂勞無忘鑒寐永惟萬事之統恐累三光之明幸  
天地休和群生樂業尚且內惟輔弼外咨牧宰徵諫  
納善舉才任賢佇求瘼以利人思進道以益化宇宙



至大軍國事殷慮一物之失所當萬方之重責故設  
匪鼓以通諫許士庶之盡言而政教未孚澆訛日甚  
獻言者苟求自達論事者多涉於妄國子進士嘗州  
人蔣寵學不師古識未知今或離間君臣或非毀骨  
肉固是異端阿僻之說甚乖輸忠效直之意若寢以  
成風則姦險道長人而無禮法所宜誅朕志在好生  
情求進善恐求者未悟儻默而不言思存大猷務設  
寬典宜決杖一頓移貫藤州爲百姓自今已後貢舉  
及陳奏上封者必須景行循謹無使僥倖求名若制  
令有虧禮刑致紊失於政理責在朕躬則敬佇昌言  
法當無隱百辟兆庶識朕意焉

十一年帝謂宰臣曰昨聞萬年縣界崇仁坊有黃衣  
長上斫殺人不見州縣奏來是何道理時左金吾衛  
黃衣長上楊駱持刀入烏那昇家傷昇妻女僅而免  
死有司懼罪將掩之及是張說等且以實奏曰陛下  
至明無幽不燭臣等闇劣誠負聖朝帝曰事在有司  
非卿之過宜令京兆尹孟溫卽收駱集衆杖殺  
十五年趙州平棘縣人趙軋祐獻書妄引經義論及  
休咎配流安南

是年尚書左丞相張說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



融以朋黨坐說致仕隱南免官侍母融出為魏州刺史

十七年七月丁巳吏部侍郎崔澣坐交游非道制曰朕聞四時之義信在不言三代之風德以歸厚道可先乎訓俗理必繇乎在位有犯無隱名教之攸先上和下睦憲章之惟舊其有辯言亂政實誠殷書僞行登朝深懲魯典朝請大夫守吏部侍郎上護軍齊澣累踐清要誠宜至公承議郎守興州別駕麻察頻經貶逐理合遷善乃交構將相離開君臣作詬黷之笙簧是德義之蝥賊都水監丞齊敷靈州都督府兵曹

參軍郭稟等趨走末品姦譎在心左道與人橫議於下並青蠅可鑿害馬難容或任高星象或名微草芥上耻大夫之辱下羞徒隸之刑特解嚴誅宜從遠逐澣可高州良德縣丞員外置長任察可潯州皇化縣尉員外置長任敷宜量決一百長流崖州稟亦量決一百長流白州仍並差使馳驛領送雖萬方之過情切在予而四罪以聞刑其自爾且如非賢勿理食祿憂政庶乎文武百辟忠公事主出惟長者之遊言必先王之道光昭雅訓可不務乎如或迹在不經思出其位雖輕勿赦抑有嘗法布之朝綱知朕意焉



二十年六月幽州長史趙含章坐盜用庫物左監門  
負外將軍楊元方受含章饋餉並於朝堂決杖流瀼  
州皆賜死于路

二十四年四月詔曰武溫春聚合姦黨託附權要安  
構異端爲其魁傑兼有私穢合當極法宜重杖決一  
百河南府福昌縣主簿魏萱前睦州桐廬縣尉王延  
祐相爲黨與朝夕談議旣涉非違宜各決一頓長流竇  
州

天寶二年正月貶吏部侍郎苗晉卿吏部侍郎宋遙  
時李林甫爲尚書專在廟堂鈐事唯及晉卿及宋遙

主之選人旣多每年兼命他官有識者同考定書判  
務求其寔是載春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參選晉卿與  
遙以倚初承恩欲悅附之考選人列等第凡六十四  
人癸甲乙丙科奭在其首衆知奭不讀書論議紛然  
有蘇孝蘊者嘗爲范陽令前事安祿山具其事告之  
祿山恩寵特異謁見不嘗囚而奏之玄宗大集登科  
人御花萼樓親試升第者十無一二焉奭手執試紙  
竟日不下一字時人謂之曳白帝怒貶晉卿爲安康  
郡太守遙爲武當郡太守倚爲淮陽郡太守勅曰門  
庭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以託人時士子皆以



為戲笑考官禮部郎中裴朮起居舍人張烜監察御史宋昱右判拾遺孟正朝皆貶官嶺外

五載十月河北道黜陟使以鄴郡鄴陽縣令楊懋等十五人清狀及善狀聞劍南道黜陟使以江油郡太守趙澄等六人贓狀聞初詔委周親舉守令及是考績乃下詔曰朕憂彼黎元寄之牧宰嘗慮授任非當撫字乖方頃所以設舉親之科廣得賢之路爰初詣闕亦既明試以言及乎從政必欲深考其實懸之賞罰要以始終近日分遣使臣因之巡察善惡之驗事既足明懲勸之端言斯可復其楊懋等七人黜陟使

並奉清狀宜與改轉其所舉主六品已下付所司准此處分五品已上各賜一上下考李連等八人既奏善狀除已改官者至選日各減三兩選仍稍優與處分一中上考趙澄等六人但犯贓私除已流貶者自餘並速准律科斷其舉主各量犯者罪狀輕重咸從貶黜仍宣示中外咸使知悉

六載二月丁酉嶺南五府經略探訪使彭果坐贓伏罪詔曰嶺南五府經略探訪使光祿少卿兼南海郡太守攝御史中丞彭果頃者擢以非次鎮彼方隅不能慎守名簡克副朝寄而乃貪林匪極求欲無厭官



吏恣其侵漁蒼生受其塗炭醜聲轉露穢迹彌彰及  
令推窮並自招伏計其贓數十萬有餘議以嘗科法  
當殊死但尚寬典免致嚴誅宜從杖罰俾徙荒徼卽  
就大理寺門決六十除名長流溱溪郡仍卽差使馳  
驛領送至彼捉搦勿許東西

十四載正月左降官灋陽郡長史吉溫坐非法伏罪  
詔曰太中大夫灋陽長史員外置同正員吉溫頃因  
任使輒肆威福行刻物之法人始不堪奮自賢之心  
士無敢忤况徇私傾險公行毀譽飾僞言而售詐崇  
詭行以釣名離貳朝廷猜携倫伍近皆發露薄從來

黜而作孽未弭隱慝更彰且縱姦非逼人子女復受  
賄賂莫懼彛章或侵漁閭宅取納口馬尚恐誣謬當  
令按劾及尋伎兼咸悉根源人之無良乃至于此國  
有嘗憲合寘極刑時屬陽生特從寬議宜謫遐裔以  
戒庶寮可晉康郡端溪縣尉員外置長任所在卽馳  
驛發遣

十一月范陽節度安祿山反兵向闕是月斬其男太  
僕卿慶宗

肅宗幸靈武至安定郡初帝之北新平太守薛羽安  
定太守徐穀皆棄郡走使人驚散左右勸帝斬之以



勸天下帝斬之而後行

至德元年九月肅宗引潼關敗將王思禮呂崇賁李

承光等於纛下將斬之文部尚書平章事房琯救之

獨斬承光餘并釋放

二年鳳翔張謙奴附子吉謙與逆賊為細作三司推

鞠虛妄乃下詔曰周以五穀聽訟漢以三章約法自

下訟上貶俗亂嘗矯誣之詞妄稱不軌忿意之嫉圖

有誅夷朕處分中書門下再令按問備茲闕實其妄

告張謙奴附子吉謙付鳳翔郡集衆決殺

十月帝自鳳翔還京西京文武脅從官免冠徒洗刷

堂謝罪收付大理京兆獄分繫之

十二月受賊僞官陳希烈達奚珣等二百餘人並繫

楊國忠宅付三司推鞠丙戌東京脅從官免禁繫者

數百人引于朝堂免冠徒洗號泣叩頭謝罪辛亥又

遣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郎呂諲為三司詳理使是

月三司所推受賊僞官陳希烈等定六等罪於尚書

省集議皆以為極重刑之於市與衆棄之其次自盡

及重杖一頓其次三等皆流貶壬申以歲除之日行

刑於子城西南隅柳樹下集百寮觀焉自盡於大理

寺決杖於京兆府門詔曰人臣之節有死無二為國



之體將而必誅况乎委質賊庭宴安逆命耽受寵祿  
淹延歲時不顧恩義助其效用此則可宥法將何施  
達奚珣等或受任台輔位極人臣或累葉寵榮姻聯  
戚里歷踐臺閣職通中外夫以犬馬微賤之畜猶知  
戀主龜蛇蠢動之類皆能報恩豈曰人臣曾無感激  
有覩面目事於寇讐亂臣賊子何以過也自逆賊作  
難傾覆邦家凡在黎元皆含憤怒殺身殉國者不可  
勝數此等黔首獨背國恩豈可列在崇班苟茲祿位  
不思君親之分唯與凶逆同心受任於梟獍之闕  
謀於豺虺之輩靜言思此情何可矜朕志在合眾

務寬貸然凶惡之類自招其咎人神所棄天地不容  
原其本心皆合殊死就中情狀仍有處分達奚珣等  
一十八人並宜處斬陳希烈等七人並賜自盡前大  
理卿張均特宜免死長流合浦郡

代宗永泰元年毀中侍御史內供奉李鈞鈞弟京兆  
府法曹叅軍鏐並不守名教配鈞于施州鏐于辰州  
縱會非嘗之赦不在免限鈞鏐温州人也天寶中州  
舉道舉咸赴京師既升第叅官遂割貫長安與鄉里  
絕凡二十餘載母死不舉温州別駕知州事嗣曹王  
臯具以事聞下憲司訊問鈞等具伏罪帝歎息久之



曰三千之刑莫大于此合宜輾裂豈止謫竄焉

大曆二年正月逆賊周智光男元翰華州司馬元耀  
判官監察御史邵賁都虞候蔣羅漢並伏誅其元翰  
邵賁處極刑要斬勅曰大逆不道抵夷狄之誅同惡  
相濟當棄市之法以懲干紀式按藝章周元翰賊臣  
之子兇慝成性與父偕亂厥罪惟均邵賁敢有包藏  
恣其悖虐情威滅義奪攘往來虔戮無辜罪浮于帥  
宜並處極法其周元耀蔣羅漢尹元經毛崇彬李尚  
林等共肆醜圖同惡相濟猶捨斧鑕俾全要領其劉  
憲周封崔勸等同附姦邪俱行窮惑以私情蠹國議

法從寬周元清年在幼冲法當配沒並准法處分朕  
自臨萬國思措五刑不虞兇殘有此曷犯宜以明憲  
期於止殺凡百卿士知朕意焉

四年正月辛卯詔曰恃衆專殺謂之亂嘗合旅併命  
謂之不道按以春秋重其責帥况自恃人理實生厲  
階合從棄市之論尚就議親之典夷州流人前潁州  
刺史李岵幸以宗屬列於藩任政之不脩亂是用長  
輕侮法令動搖軍州御史姚璵巡至所部其弟叅於  
佐理諸將素有猜嫌欲加之罪不可無狀遂言使者  
之來事在不測俾其完聚甲兵變更將守潛疏其意



以構禍萌而岫親自黠竄詐云奭之遺墮以此疑衆因而合謀兄弟同誅宗黨咸淪胥而斃又陷數家勤兵抗威以拒所統人不堪命一方騷然頃發近臣審令按理醜圖既露姦狀甚明薄示戒懲已從流斥詢于群議頗屈當典朕思以道德在宥天下庶使一代之人登于仁壽之域風俗猶薄政教不明致令長吏專此威暴無罪無辜橫分身首寃氣慘結有傷元和惕然增懷良亦自咎期於止殺不可措刑寬其斧鑕之誅降從盤水之禮宜賜自盡雖恩不掩義道在無私而禮有緣情誠亦多愧王者之法敢忘至公凡百卿士宜知朕意初岫專殺有司以岫當流罪帝務息人慮三軍不安乃按軍令

癸巳詔曰蓋議讞之道期于無刑有明罰以校其犯者有立訓以導其迷者有捨過以舉其才者有論旨以愧其心者在於聽理必參而用之朝奉郎守京兆府奉先縣令賜緋魚袋張增忝爲奉法之吏不具獄論而自專威命雖義形嫉惡而情近深文鄰坊都防禦使衙前將右驍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賜紫金魚袋叔孫勝不率戒訓自抵蕤章恣其舊猛以至凌犯豈非惠姦縱暴若歟凡人之情各於其黨皆不能



屈心引義同合至公過用此生刑用此作詢于卿士  
咸引正議朕以增之宰邑頗有政能惠于疲人可謂  
良吏勝亦又服戎事備經戰守艱虞已來累有勲績  
並寬以常憲惜其所長俾從罷黜用佇來效宜各解  
見任其叔孫勝仍付抱玉軍前驅使初勝之屬怒率  
麾下數十人突入公府增遭歐辱僅而獲全帝聞而  
怒之發御史訊鞫咸得其狀故有是命也

六年上封人李少良告宰臣元載陰事復又漏言於  
帝頌等帝大怒乃勅曰李少良帝頌等宛險悖戾反  
常逆理恣其讒說將構禍階離間君臣矯誣中外

圖姦狀按驗皆明殿中侍御史陸莛幸忝清憲之職  
仍參儒館之侍交結非類包藏不測豈有用行之刻  
容此一凶跡既同惡法當均罪并宜付京兆府各決  
重杖一頓朕每以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必先觀行然  
後察言豈茲譖讒能迴聽斷夫招賢納諫君之體也  
虛直盡規臣之節也朕反席思理佇聞政道豈謂姦  
邪凶慝紊我彝倫須別是非用分涇渭再加詳鞫能  
正刑典凡百在位宜悉朕懷時元載專政用事所居  
第宅崇侈子弟縱橫貨賄公行士庶咸嫉之少良忿  
不見用乘衆怒以抗疏帝聞之留少良於禁中客省



少良友人常頌因至禁門訪少良少良漏其言頌不  
慎密遂爲載備知其旨班國子司業善經之子也少  
傳父業頗通經史性浮躁而踈故俱及於難自是載  
之惡始彰

十二年五月元載黨卓英情李待榮李季連並付京  
兆府集衆杖殺

十月京畿水旱京兆尹黎幹奏損田戶部侍郎判度  
支韓滉執奏幹不實乃命巡覆時渭南縣令劉藻曲  
附度支且善干名以縣界田並無損白于府及戶部  
令巡御史趙計不欲忤度支奏報滉帝覽奏以爲

水旱咸均不宜渭南獨免申命侍御史朱敖再覆敖  
復命渭南損田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大怒滉因謂  
敖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稱損損而不問豈有  
怙隱之意耶卿之此行可謂稱職下有司訊覆滉及  
趙計並伏罪乃罷滉爲萬州南浦縣負外尉計爲澧  
州負外司戶叅軍

十三年三月隴右節度判官御史裴昕及昭義軍節  
度使李承昭之子潤之並專殺伏罪勅曰自古制刑  
殺人者死法不可緩斷之則行裴昕頃在軍幕遂知  
留務內懷私忿敢蓄凶謀曾無罪名專殺良將憲司



鞠問款占明白密邇京師擅行威戮宜付京兆府集  
 衆決殺又李潤之賊殺無辜汙染屬籍與衆同棄何  
 必旬人朕於勲臣子孫皆欲優異但殺人之罪法不  
 可寬國有舊條是用恭守及茲卽戮愍惻良深亦宜  
 付京兆府集衆決殺所左僕射冕之從兄弟也隴右  
 副元帥李抱玉引爲判官有吏幹抱玉卒掌留務於  
 蓋屋行營以法操下有兵馬大將張肅耻爲所屬頗  
 慢易之昕方以嚴毅取名異其趨拜會是激怒因杖  
 殺之三軍惕駭軍吏馳驛以聞帝異之下有司訊問  
 昕詞無所屈承罪而已潤之兇悖之徒也父承詔堂

方面家產優厚肆其狂悖因姦通使酒殺人等事  
 吾擒之以聞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宣止

豫章黃國瑜較釋

帝玉部 五十三

明罰第二

唐德宗大曆十四年卽位五月丙申詔曰兵部侍郎  
 黎幹害若豺狼特進劉忠翼掩義隱賊並除名長流  
 餘行皆賜死

九龍

帝玉部

卷之二百五十二



用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三

明罰第二

唐德宗大曆十四年卽位五月丙申詔曰兵部侍郎  
黎幹害若豺狼特進劉忠翼掩義隱賊並除名長流  
旣行皆賜死

貞元四年四月貶前福建觀察使吳誥爲涪州刺史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五十三



初誅為叛兵所逐奔至建州遣乞師於江西浙東將

議進討帝責其失於撫馭故貶之

自承秦大曆已來侯希逸李忠臣皆

為叛卒所逐張伯儀敗於安州李勉陷失汴州朝廷

行

悅無貶責更加寵任及是方黜誅官議者以為刑典

八月辛亥以前黔中觀察使李模為雅王傳以其未

奉命擅離所部赴京師示薄懲也

八年六月詔曰前祠部員外郎于公異頃以才藝升

於省闕其少也為父母之所不容宜其列慝在躬行

孝不置匿名迹於吠豕候安否於門閭俾其親之過

不彰庶其誠之至必感此閔子騫王休徵所以著名

於前古也而公異安於棄斥遊學遠方忘其溫清之

勤竟至存亡之隔為人子者恐至是乎宜放歸田廬

俾自循省

十一年五月以左神策軍健兒朱華枉法受贓並強

奪人妻宜付本軍准法子明祐杖八十配流嶺南朱

華者以按摩得幸於左神策監軍竇文場軍中補署

皆出於華又強奪人妻置之於外無何為人告之按

驗皆首服又得贓數萬貫其諸道節度觀察使賂遺

累百鉅萬本軍隱匿不敢悉奏比伏法軍中皆喜悅

十二年七月詔曰于紀挾邪罪在無赦立忠効節賞



刑府元龜 明罰二 卷之百五十三  
不踰時善惡之理既明懲勸之義攸著李萬榮男迺  
包藏姦險違背君親悖慢朝章扇動軍旅縱其豺狼  
之性徇其梟獍之心迫脅使臣妄有希覬厭蠱其父  
謀害其兄名教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同棄而又恣爲  
不道虐及無辜伊婁說張佺劉叔向並是忠良橫遭  
殺戮萬榮卧病不能制止永言及此深用軫懷李迺  
稔惡貫盈宜正刑典仍勅陰陽人張玄素以與李迺  
同惡付京兆府集衆決殺萬榮鎮邊州疾甚署迺爲  
都知兵馬使專軍政拒朝命後爲軍中所逐故有是  
命

十五年十一月中書令史段秀琳決痛杖一頓處死  
以選人踰濫故也帝自閱吏部子案方定罪加刑  
十六年七月杖死紅崖冶丁匠李藏芬等三十一人  
以專殺長吏故也是月李倚詐稱彭城郡王并其黨  
七人並杖死  
郭鋼爲豐州刺史其父晞恐不任職請罷之德宗令  
中使召還鋼懼奔吐蕃疑之不納置於河筏公流以  
歸召至京賜自盡

順宗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卽位改元永貞元年制曰  
銀青光祿大夫守散騎嘗侍翰林學士上柱國富陽



縣開國男王伍將仕郎前守尚書戶部侍郎充度支  
及諸道鹽鐵運等副使賜紫金魚袋王叔文等夙以  
薄伎並參近署偕緣際會遂洽恩榮驟居左掖之秩  
超贊中邦之賦曾不自厲以效其誠而乃漏泄密令  
張皇威福畜姦冒進黷貨彰開跡其敗類載深驚歎  
夫去邪厝枉爲國之要懲惡勸善制政之先恭聞上  
皇之旨俾遠不仁之害宜從貶削猶示優容任可開  
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叔文可守渝州司戶參軍員  
外置同正員並馳驛發遣

十一月詔貶撫州刺史韓泰爲虔州司馬河中少尹  
陳諫爲台州司馬邵州刺史柳宗元爲永州司馬連  
州刺史劉禹錫爲朗州司馬池州刺史韓皋爲饒州  
司馬和州刺史凌準爲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异爲  
柳州司馬泰等皆以善於王叔文前自郎官出爲刺  
史時議猶爲貸法故再貶焉

元和元年六月庚戌詔曰李承光身無職位假託交  
遊妄說異端指斥中外付京兆府決重杖一頓處死  
其家口委京兆府收捕承光通於中貴人因卜射於  
人曰某爲某官吾爲求得之某爲某官繇我而黜之  
朝士與交通者非一事彰故伏法



四年二月丁未國子監學生百餘人入監丞郭琬家恣其詬辱破什器既而遁逸擒獲九人決配流天德軍主簿啖元茂罰一月俸料

四月貶沈達爲泉州叅軍徐肇爲建州叅軍二人爲率府掾各請演州愛州婚假御史臺奏皆萬里之外量其叙滿猶有假稱請重懲慢易五月長安縣令鄭易以擅於永平坊開渠貶汴州刺史京兆尹楊憑以不聞奏罰一月俸料左巡使殿中御史李建不覺察罰兩月俸料

九月堂後主書宣州司馬許渙貶爲雷州司戶渙又

爲主書通於內樞密劉光琦宰相杜祐鄭絀等皆低意善視之談者至謂祐等私呼爲滑八宰相每議爲光琦所異同者使渙通意未嘗不得所欲四方通貨無虛日其弟泳官至刺史及鄭餘慶爲相渙每指陳是非餘慶怒其吏人而參於政事此之後數日餘慶罷爲太子賓客及罪發帝命宰臣闔中書四門搜簡盡得奸狀籍沒家產凡數千萬中外書問綱密不可勝紀

五年三月戶部尚書李元素免官以出妻無狀故也元素再娶妻王氏石泉公方慶諸孫性弱柔元素爲



自官時娶之甚禮重及貴溺情僕妾遂薄之且無子而前妻之子已長無良元素寢疾昏惑聽譖遂出之給與非厚妻族上訴乃詔曰李元素病中上表懇切披陳去妻王氏禮義殊乖願從離絕初謂素有醜行不能顯言以大官之家所以令自處置訪問不曾告報妻族亦無明過可書蓋是中情不和遂至於此尙以王命當日遣歸給送之間又至單薄豈惟王氏受辱實亦朝情盡驚如此理家合當懲責宜停官仍令與王氏錢物通所奏數滿五千貫

十一月庚子黜金吾衛大將軍伊慎爲右衛將軍初慎以錢三十萬賂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第五從直求爲河中節度從直恐事泄奏之帝怒入其贓一千五百萬仍黜其官交通密近坐死者三人

六年正月癸丑禮部奏國子監學生郭東野怒決棘籬折明經墨義榜毀裂詔杖東野五十配流韶州八月甲子勅賀州知場官李榆持劍殺妻雖是宗姓無可議之刑委觀察使決重杖一頓處死

十二月勅萬年縣令杜羔長安縣令許季同並宜停見任京兆尹元義方宜罰一季俸祿初義方以兩縣納稅踰程繫縣吏二令交救抗詞辨列督責不爲之



釋而獻酬之言屬於是二令見執政請移授散員因俱辭以府政細刻力不能奉故兩責焉

甲申勅立戟官中大夫守京兆尹上柱國臨淄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元義方朝議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護軍賜紫金魚袋盧坦立戟注令式所著似有關文而臺閣相承又為定制盧坦元義方如有所見即合上聞造次而行殊乖審慎宜各罰一月俸料其載仍令所司收納左司郎中陸則勾簡之任發付不精禮部員外郎崔備工部員外郎元禮等或以禮許人或守官假器比於申請其過尤深各罰一季

俸料緣兵興以來勲賞超越其所立戟須有明文宜

令所司准舊制待官階勲至三品然後申請仍編於

格令永為嘗式

近例立戟者亦有銀青階而義方獨據令上柱國官三品者十二戟無以

階叙戟之文牒省司不能詰准式立戟之後轉為四品官者自非貶授兼削勲階其戟不奪既而盧坦前任宣州刺史是三品兼帶護軍又請立戟已列於門議者以坦居四品官狀尤無據臺司將劾而未舉吏部尚書鄭餘慶該練舊章至自東都揚言於朝以為大不可臺司因移牒詰禮部狀稱今文內只言勲官並不言階而自貞元已來立戟一十八家並無銀青已下階者遂以上聞故皆坐罰而申明之續放免陞罰崔備元祐俸料甲申勅盧坦等所罰錢宜令都省收貯充省中脩補已後別勅量罰並無都省貯納每至歲終奏數其餘贓罰依前御史臺收管

閏十二月戊申貶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硤州司倉



叅軍涉微有詞藝而性狂險宰臣惡其爲人久不得用涉嘗窺隙求進屬初殺劉希先黜吐突承璀二人皆以久居權任莫敢竊議帝斷而不疑時稱聖明涉承蒙謀結中要將投匭奏疏稱二人旣崇寵之任以腹心不當疏斥而加刑戮知匭使諫議大夫孔戣見其副章詰而不受涉遂進於光順門故爲戣所論奏而貶焉

七年六月戊戌杖僧文淑一百勒返俗配流天德軍文淑面佞口給每開筵講經專爲誕談謔笑庸人觀者奔走如不及相與效其轂調周於閭陌至是好瑛

大發故及焉

八年二月御史臺奏前永樂令吳憑爲僧鑒虛受託與故邠寧節度使高崇文處納賄錢四萬五千貫並付杜黃裳男載勳訊引伏劾吳憑曾佐使府忝復官途自宜畏法慎身豈得爲人掌貨事闕非道理合懲愆宜配流韶州其付杜載錢物宰輔之任寵寄實深致茲賄賂不能拒絕已令勘問悉合徵收責全終始之恩俾弘寬大之典其所用錢物特宜矜免杜載并釋放僧鑒虛付京兆府決重杖一頓處死其財產奴婢官收鑿虛在貞元中以講說巧歛用貨利交貴權



因得交結主恩陰挾用事每受賄方鎮以厚自奉養  
晝服布褐夕御織麗畧無僧行至是發覺賍錢六十  
餘萬焉黃裳為近代名相然其家極富  
貴於廉隅無所顧君子惜之  
七月丁丑桂州觀察使房啓降授太僕少卿繇前慢  
命故也

九月戊午重陽節賜宰臣以下宴於曲江辛酉罰國  
子司業韋纁等一十四人各一月俸以其不赴曲江  
之宴也是月中官李建章坐受桂州觀察房啓之賄  
杖一百處死癸亥貶太僕少卿房啓為虔州長史啓  
先賄建章口十五人既怨其發官告事乃具上言帝

既殺建章并黜啓

九年正月己未詔曰光祿大夫行太子詹事路恕  
議大夫泗州刺史田景度僥求非類意望賄成迹既  
涉於邪佞罪難逃於典憲恕可吉州刺史景度可虔  
州刺史右武衛將軍薛昌朝惑於誑誘通是貨財可  
丹王府長史右衛將軍趙良金莫能脩簡妄有交通  
可撫州刺史

四月癸未詔曰信州刺史李位心希祕術跡狎匪人  
謂捕景之可求乃先風之是黜名教之內本無異端  
典刑之中豈容僻好可守建州司馬初上密遣中使



往洪州訊事朝野莫知其故及觀察使裴堪奏到方知信州小將韋岳告州刺史李位大逆及追至命三司使推所告不實量貶位而韋岳杖死位好黃老及鍊餌金丹遣山人王仁恭爲之兼脩道教齊錄岳有求不遂怨憾遂誣告位於當道監軍使稱與術士同謀非望三司按得情實故有是命是日京兆府奏故法曹陸賡男慎餘與兄博文居喪衣華服飲酒食肉於坊市詔各決四十慎餘流循州博文迺歸本貫六月庚辰勅京兆府奏推勘進狀人麻南史與弟軫稱同州韓城縣黃河西岸龍門山尋獲銅銀鑊及朱

砂等銷鍊得成令中使領到山中尋問皆妄麻南史宜決六十軫流梧州麻軫論罪非首據年當贖尚能同惡亦合小懲宜決四十放

庚子勅河南尹職在摘發奸盜隱伏無遺今河南府劫殺崔應家賊彰恭若斯收擒不獲致使漏網得非慢官其河南尹及本縣令捕賊官宜各罰一月俸料其捕賊官至較考日仍書下考其留守下本巡所繇宜委權德輿節級科罰

十年五月辛未朔詔曰河南少尹潘高陽頃以母老兄患懇求寧觀覽其章奏用遂私情而乃自求宴安



致茲淹緩理裝踰月卽路涉旬旣乖人情頗致物議  
憲司舉劾宜有薄懲可均王府長史

十一月戊寅盜焚獻陵寢宮永巷陵臺令武金益以  
無備罰一月俸官吏節級科罰

十一年正月甲申盜斷建陵門戟四十七竿執戟官  
及臺令宗正卿等削罰有差其戟令所司造供

七月戊子朔勅前同州澄城縣丞王澄挾恨告人出  
言狂妄准律誣人之罪合以本罪加之宜付京兆府  
決痛杖一頓處死內弓箭庫使王國文及弟國良國  
成各杖一百配諸陵仍並爲白身初澄告國文等欲

爲亂遺其書於中書省門外宰臣裴度得之密以聞  
上命中官陳漸李蕝用雜鞠考掠無所驗故論澄死  
又怒國文等交通狂妄杖而黜之

十一月元陵火詔罰臺令李祐一月俸

十二年三月甲申勅河中觀察使趙宗儒所收管內  
諸州錢物等旣有勅文所宜遵守縱緣軍用亦合奏  
陳宜罰一月俸料崔鄴所令勘覆頗未詳盡以茲奉  
職可謂慢官宜罰一季俸

是月重貶江陵府兵曹參軍韋楚材爲澧州司法參  
軍制曰頃因按事兼舉憲章閱實繩違有乖詳審旣



薄其責仍掾大潘載令研究其端頗見異同之狀況  
誠途祇命淹駐近郊苟於造次之間靡懷敬慎之義

既茲遠矣豈謂周訪更移遠藩俾自懲省

初楚材為監察御史

請按河中觀察使趙宗儒擅用貯備凶荒羨餘錢米貫石數至八萬詔發御史崔鄩覆之則宗儒以行營軍且有詔命分數不同勅趙宗儒取緡絳等州錢物事皆繇有木旱減錢亦為明據遂放罰俸料以楚材舉不實貶江陵府參軍今再有是命

十四年五月勅淄青營田副使兼齊州刺史嚴纂頃  
在賊中頗聞惡迹比於流類自合加刑况昔歲趙官  
便道潛竄凶狂之狀物議不容投彼遐荒尚謂弘貸  
除名配流雷州

七月丁丑朔魏博執送淄青凶黨王士元等一十六

人並付京兆府杖殺之初盜殺武元衡捕之未獲王

承宗之叔父士平上封稱賊出於承宗乃詔悉收承

宗將卒得張晏等三十人初付仗內獄鞫不得情詔

送京兆府命監察御史陳中師與尹裴武同鞫之獄

成皆處斬及田弘正平淄青又奏擒獲殺元衡賊二

人既至詔三司使推問以其黨與散亡情實難驗既

嘗為師道所指使故皆笞殺之後究其實乃田弘正

知承宗深以戕賊宰相為耻嘗訴於弘正既平師道

將入覲欲遂提承宗至闕以為已功許以翻張晏之



獄黜陳中師貶裴武爲解又乘破東平因以師道殺元衡踪跡寘於鄆州之文簿以實其事時崔群爲相參驗前後本末知其不可且以元衡六月三日遇害前二日承宗奏事官武廷秀已印券於慈水祠待賊聞知元衡死乃倍道歸報京兆尹裴武知其事奏請追擒廷秀帝慮其或差互則使承宗有詞故不之許張晏獄旣具其後廷秀至太原王鐸鞠問奏陳獄情無差大抵山東謀結連接勢有齒寒之恐約以朝廷征討則或殺宰臣劫東都焚揚州以沮大計若舉事則首尾相應此時鎮鄆各相犄角皆發刺客入關計

行則各竊其功競歸求賞其情如此故再擒盜而京師猶惑之

九月斬沂州叛將王弁東市北街

十二月庚申判度支皇甫鎛奏云十二月四日失火在勅推問得庫吏等狀所燒文案並是貞元已前者其近年文案見在曹司房並未納庫勅庫子趙興決杖處死餘節級科罰

穆宗元和十五年正月卽位閏月丁未權罷西宮臨朝集群臣於月華門外殿門下侍郎平章事皇甫鎛爲崖州司戶叅軍制曰朕在眇身初膺大寶思有以



上誥天意下悅人心將澄理化之源必分邪正之路  
言念輔弼方俟忠賢其或挾姦容身歛怨歸國罪已  
暴於天下法宜行於事初不速去之曷明予志皇甫  
鎔罷本凡近性惟險狹行靡所顧文無可觀雖早踐  
朝倫而素乖分望自掌邦計屬當軍興以剝下爲徇  
公旣鼓衆怒以矯迹爲孤立用塞人言泊塵台司益  
蠹時政不知經國之大體不慮安邊之遠圖三軍多  
凍餒之憂百姓深凋瘵之弊事皆罔諫言悉虛誣遠  
近咸知朝野同怨而又廣稱方士上惑先朝潛通姦  
人罪在難赦合加竄逐以正刑章俾黜遐荒尚存寬

典凡百在位宜悉朕懷先是鎔爲門下侍郎平章事  
時裴度有平齊蔡及招來鎮冀之功鎔嫉之與姦人  
合力擠度於太原崔群有公望爲縉紳所重鎔惡之  
因議加尊號奏云崔群於陛下惜孝德二字憲宗怒  
竟黜群於湖南又與李道古叶爲姦謀薦引方士柳  
泌等內將軍吐突承璀恩寵莫二鎔復通書往來帝  
在東宮備聞其狀至是不俟聽政而逐之士君子相  
賀於朝六軍百姓相賀於市四方之怨聲始息壬子  
詔曰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大夫李道古幸以宗枝  
早參名級出分專面入踐通班誠宜祗慎周行恪居



官次而乃利於苟進忘彼慎身持左道以事君將行  
險以僥倖因緣藥術薦達妄庸上惑先朝俯招物議  
亦其事狀合正刑章朕以臨御之初務在寬大特緩  
殺蓋之典俾從佐郡之名無謂優容而忽弘貸可守  
循州司馬又詔曰山人柳泌輒懷左道上惑先朝固  
求救人貴欲疑衆自知虛誕仍更波逃僧大通醫方  
不精藥術皆妄既延禍釁俱是姦邪邦國固有嘗刑  
人臣所宜共棄宜並付京兆府決痛杖一頓處死翰  
林醫官董弘景隄準山人李元戢田佐元並流嶺表  
八月甲申御史臺奏推勘景陵二百工官等知官京

兆府戶曹叅軍常正牧減刻工匠價錢厨料充私用  
計贓八千七百餘貫又於陵所私造石罍等詔付京  
兆府決痛杖一頓處死景陵皇堂石作專知官奉先  
縣令于翬虛豎物價及破米麵共計贓錢一萬三千  
六百四十六貫石數內八千餘貫石入已餘充賂遺  
并官典破用詔付京兆府決重杖一頓處死  
長慶二年三月景公寺僧歡以妖言惑衆下仗內鞠  
之多引中人無驗竟杖殺之其坐死者數人  
八月汴州平丁亥逆賊李介梟首及其男四人至京  
師分命攝太尉三人告社稷太廟太清官詔曰汴州



逆賊李介竊據城池半邀符節率其兇黨敢拒王師  
今既梟首於闕下宜令所司准式其男道源道樞道  
倫道安等叛逆之子固不可原理須正刑宜集衆處  
斬以左右神策兵各三百人防押卽日行刑於京城  
之西市

四年八月勅薛渾李元本乖於簡慎陷在典嘗貸以  
微生斯爲屈法薛渾杖八十流崖州李元本杖六十  
流象州薛樞導誘薛渾等事情難恕理須懲戒以警  
無良杖四十流辰州渾士族元本故鳳翔節度使李  
惟簡之子皆白晳少年渾爲進士元本爲京兆府叅

軍時屬襄陽公主數遊市并駙馬張克禮不能止之  
樞居近主第渾因之與元本俱得幸於主主尤厚於  
渾每出輒訪渾居謁渾母行婦姑之禮有吏誰何者  
皆重賄以免焉克禮一日不勝其忿遂詣闕陳訴帝  
怒立召主囚於宮中命仗內鞠渾樞元本欲杖殺之  
宰臣以渾樞皆衣冠元本祖寶臣及父皆經重任救  
之以免

敬宗寶曆元年六月郢州長壽縣尉馬洪沼告刺史  
馮定奪人妻及將闕官職田祿粟糶貸收錢入已等  
事詔監察御史李蘊行推鞠獄具上聞制曰馮定經



冊府元龜 明罰二  
使臣推問無入已贓私所告罰錢皆公用然長吏之體有涉無議刑賞或平宴遊不節緣經恩赦難更科書猶持郡符公議不可宜停見任

閏七月同州韓城縣百姓王文秀等於本縣左神策軍渚田內放牧馬群牧小將劉興喬擅鞭朴攝令李元珪遣縣吏率徒擒興喬送州刺史蕭俛方結其狀而軍司上聞命監察御史崔璜就按得實勅劉興喬付本軍科決停職李元珪罷攝仍罰直四十自神策兵分鎮畿縣及近甸諸州若群牧探造之名其類不一干法亂政爲蠹頗甚及罪興喬而猶黨焉

九月丁丑衛尉卿劉遵古役人安再榮告前袁王府長史武昭謀害右僕射平章事李逢吉庚辰詔侍御史溫造刑部郎中李行脩大理正元從質克二司按武昭獄十一月甲子三司上言准勅推勘安再榮所告張少騰等三人擬潛害宰臣李逢吉事關連人並按問得實勅前袁王府長史武昭及茅彙役人張少騰宜付京兆府各決痛杖一頓處死前水部郎中李仍叔可道州司馬待服闋赴任河陽節度掌書記李仲言流象州左金吾衛兵曹參軍茅彙流崖州太學博士李涉流康州大理卿劉人古役人安再榮山人



劉審等二人續議優獎昭本陳留人性險誕元和中王師討淮西以策謁丞相裴度及度督軍因得署軍職至郾城又遣昭使蔡寇懼之以兵而昭神色不變益奇之後至太原奏爲石州刺史無何昭除王府官以地敬爵悒日與李涉茅彙在長安中以義俠相許是時宰臣李逢吉李程不叶而此輩皆乘隙售已與遊其門李仍叔素依附李程知昭不得志易以鼓怨亦誑昭云程欲與昭官爲逢吉所阻昭果恨怨與劉審及張少騰潛說謀害逢吉之計後審乃以昭之言告於張權輿權輿遂告逢吉逢吉召審本其狀因令茅彙致昭到所居與之深相結納而疑怨之意並息居數月少騰漏語於再榮再榮遂以狀密告因成其獄伸言於逢吉爲近從子當此際亦欲助逢吉以傾程乃陰誡茅彙曰言武昭與李程同謀則活否則死彙曰寃死甘心誣人以自免所不爲也初逢吉之遇茅彙甚厚與彙書云足下當字僕曰自求僕字足下曰利見文字往復畧無虛日其間叅謀議之密受金帛之賜不宜示於衆者近十餘幅異哉逢吉與程俱在相位而日與鬪葺微類如此款密獄旣明具詞皆牽連天下之人無不指笑



二年四月戊午出左拾遺張權輿爲河中府虞鄉縣令坐前侵毀裴度故也庚申京兆尹劉栖楚奏准御史臺勘光陵造作東澗橋虛豎物價及將前市絹擗估給用併役工不還價直又率斂工匠錢物克官典等諸色破用都計贓二萬一千七十九貫石本典鄭位本判官前司錄叅軍今任水部員外郎鄭復橋道使前令尹今任戶部侍郎崔元略勅鄭位所犯罪固難容宜付京兆尹准條科決崔元略不能簡下有涉慢官宜罰一季俸料鄭復專判文案致令隱欺宜罰五箇月俸料

九月出右拾遺程昔範爲陝州安邑縣令以其附會李逢吉與張權輿妄論裴度也

文宗以寶曆二年十二月自江王入討內難甲申詔殿前兵馬使王士遷李忠亮張士岌各杖一百流天德軍飛龍排馬官樊惟良關文穎各杖一百流靈州道士趙歸真流儋州僧惟真流羅州僧齊賢流雷州僧正簡流辨州待詔辛自政杖二百流永州飛龍小兒五人各杖一百流康羅等州高品杜金立許士莒各杖一百流儋州品官邵士忠李務真闕敬宗李叔各杖一百流瓊珠崖等州左右軍杖毬軍將于登王



曰榮等六人並於本軍杖殺之又勅道士紀處玄楊冲虛伎術人李元戢王信並配流嶺南供奉官孫從彥王從素並杖六十配陵前宣徽使馮志恩勒隨靈駕赴河內劉克明男行信孔目官陳簡梨園白身李進朝各决杖二十處死以盜玉帶銀器故也是月又詔曰其大逆魁首蘇佐明王嘉憲石定寬與惟直及因克賊姦計遂與同謀人劉克明田務成許文瑞等汚瀦無赦梟首無論已處斬訖家並籍沒妖妄僧惟真道士趙歸真等或假於卜筮或託以醫方疑衆挾姦矯誣干禁並從流竄以靖京師其情非奸

跡涉註誤者自今以後一切不問兇徒既殄察字行康載舉令敵用弘庶績

太和元年三月勅前鄉貢進士裴望孔門高懸百行器至順者其身必榮朝廷廣設衆官踐正途者其道必達爾乃因緣險薄偷異囊幸營居中之密職擾惑朝權鼓移下之囂聲因緣邪隙及衆議波沸累月不寧司門驗繻累至三四考覆保任乃非坦途朕大啓康莊以端群士俾從投裔之典用止嚮方之流可守漳州司戶叅軍員外置同正員仍卽所在馳驛發遣望性險果而辯口語往往得游公卿間率以大言詭



意指使時政既用此而得進士第益務干進劉栖楚時以不次居上列廣樹朋黨門庭無晝夜填雜不息望出入栖楚家雖密戚無異陰語潛畫人無知者先帝遊宴之餘亦時以工畫綴詩留意每將召翰林學士環於禮敬乃議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讌命探諸卑官才堪任學士者栖楚輩卽以望名字求宰臣奏署事未及行至是雖加貶逐議者皆以爲幸栖楚任京兆府尹附權怙寵旦夕俟大用因詣中書請屬吏詞氣強厲忤宰相韋處厚不堪其傲旣而面折棲楚遂陳牒請告歸第帝聞之立出栖楚爲桂管都防

### 觀察使

二年十二月壬子朔御史中丞溫造奏云十二月二十二日初聞宮中遣火緣妖賊並禁在臺恐有奸謀遂追集人吏設備隄防然後奔走入朝到稍在後兩巡使崔宜姚合其日臺中忽聞有火遂追集所領赴朝堂到稍在後臣等職列紀律之次庶寮動皆取則若不重罰難勵衆情自罰三十宜合請各罰二十直宰相等奏禁中失火火焰所及迤邐正衙宰相已下皆在火所御史中丞合率僚屬先至闕下其日兩巡使直至申時火滅始到中丞隔宿追朝隨例方至



物情不可議論喧然其所議罰纒比臺錯失脫已上  
聞又不待罪有乖敬愼恐須別議責罰奉勅事出非  
嘗臺有妖賊官曹備警亦謂慮周卽合待罪朝堂候  
處分量罰自許事涉乖議溫造姚合崔宜等各罰一  
月俸所請罰錢宜並放

三年三月勅三司准勘吏部踰濫官事其間要切節  
目皆如臺案李寶過狀稱楊虞卿奴受錢三百千勘  
是前年虞卿察知自送府縣奴已決責錢亦納官又  
稱送錢并買婢等事悉無証據但虞卿兩年專判曹  
務僞濫六十餘人連甲圖空近日無例遂令祿位制

胥徒雖能續自舉明終失從前鈐轄况勘官知僞久  
不公論隱關報銓每將私用公私且乖於較下事理  
固難於守官宜停見任餘准前勅處分

四年三月御史臺奏據京兆府狀稱於馮叔達遣卜  
射武昭錢五十貫文准去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節  
目合得洗雪又前門下主事田徑犯罪亡命經恩不  
首縱寬本坐合准赦條宜配流韶州

五年五月御史中丞宇文鼎奏當司前後推覆僞造  
出身文書賣官并造僞印行用等囚張璠劉嘗建胡  
伯忠犯罪並在太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恩赦前准



刑部大理寺詳斷悉處極刑惟斷微律赦前斷罪不當者若處輕為重宜改從輕處重為輕宜依輕法者臣以前件囚等並抵極法悉經殊恩或自赦文全生或因起請減等伏緣俱引霈澤累陳訴詞若非得中恐未服罪昨者一與一奪事關起請既生又死稍覺二三如臣所見伏請赦書以前所犯者特許減論赦書以後所犯者不得援例庶使後無僥倖令絕披陳勅張璿胡伯忠劉管建等宜准元勅處分

六年五月丙辰貶左衛勳二府中郎將左街副使田璿瀘州縣尉以葬妻輜車僭侈宰相因遇驚異之即

貶時豪富奢僭下尤不制及舉是典人皆悅之

開成元年二月鄜坊節度使蕭洪奏亡妻張氏後娶王氏請賜邑號勅方鎮班行散官大夫已上者自於有司陳狀請妻封邑本司磨勘然後上陳如妻已亡又無此例蕭洪贖於嘗典輒自奏章宜罰一月俸二年六月荆南觀察使韋嘗奏教坊樂人八人到本道求乞詔令錮身送入城委本司各杖四十

三年二月甲午詔京兆府捕捉正月五日賊徒經月未獲官吏慢易須有科懲京兆尹崔洪宜罰一季俸兩縣捕賊官烏行矩韋文鄉並停見任餘准正月二



十四日勅處分

六月詔曰鄭州中牟縣私置壇塲度僧一百六十人并仰勒歸俗色役其刺史李欵罰一季俸料攝縣令前管城縣令秦叔良停攝官仍殿本官兩選

四年七月貶襄王傅徐元弼為杭州刺史大理少卿李衢為光王府長史懲賊罪也

十一月鄭滑節度使裴弘泰奏慶成節日放富州囚徒以資聖壽詔曰弘泰以慶成令節擅放繫囚雖云竭誠且為干禁恐開後例須示薄懲宜罰一季俸料

武宗會昌四年八月平澤洛勅曰古者陳甲兵以正

其刑伐鐘鼓以嚴其罪爰用重典以清亂邦郭誼狐鼠之妖依丘穴以自固牛羊之力得水草以愈克久

縱叛臣首負逆氣劉公直安全慶各憑地險屢抗王師每肆悖言罔懷革面及邢洛歸款陳許進軍賣孽童以求全據堅城而請命擗甲期於撫納要君以蓋

前愆天地神祇所難容赦其劉公直王協安全慶李道摠李佐堯並處斬其家屬從別勅處分張容陳揚廷等皆克惡無行狡詐多端項在京師人皆嫌惡白

知險薄無所庇身投迹戎藩寄命從諫久懷怨望頗肆陰謀或妄設妖言成其逆志或偽草章表飾以悖



詞既無禮於君親曾不愧於日月自朕君臨萬寓姑  
務含弘而怙亂益堅包藏未息誘受亡命招納逆徒  
志猶恃以金湯心不利於王室近又敢爲狂計助此  
凶人汚我忠義之軍叶其豺豕之黨人之所棄神得  
而誅劉禛弟曹九滿郎君郎娣四孃堂兄漢卿周堂  
弟曾卿堯張谷并男涯涯男解愁陳揚廷並弟宣力  
男醜奴張溢並男歡郎三寶門客甄戈伎術人郭諗  
蔣謙逆賊李訓兄仲京王涯姪孫與韓約男茂章茂  
實王璠男涯並處斬夫爲善者天報以福爲禍者天  
報以殃今沴氣旣消逆節咸服方布和於四海庶息

患於五兵宣示中外各令知悉

宣宗會昌六年卽位五月詔誅道士劉玄靖及山人  
等十二人時帝以玄靖等自會昌中以左道出入禁  
中惑武宗以留年之術故也

大中五年十二月盜斫景陵神門戟詔罰京兆尹博  
兩月俸貶宗正卿李文舉睦州刺史陵令姜闥岳州  
司馬奉先令裴讓隋州司馬

九年三月吏部試宏詞舉人漏泄題目爲御史臺所  
劾侍郎裴諗改國子祭酒郎中周敬復罰兩月俸料  
考試官刑部郎中唐棣出爲虔州刺史監察御史馮



顯罰一月俸料其登科十人並落下

十一年四月以朝議大夫權知京兆尹崔郢爲濮王  
傅分司東都以決殺府吏也

十月以入迴鶻册禮使衛尉少卿王端章貶賀州司  
馬副使國子禮記博士李濤爲柳州司馬判官河南  
府士曹叅軍李寂爲永州司戶叅軍端章出塞爲黑  
車子阻路而迴也

懿宗咸通十年八月和州防禦行官石侔等一百三  
十人狀訴刺史崔雍稱賊龐勛初劫烏江縣雍令步  
奏官二人探知雍猶不信二人並被枷紐贖差人探

見賊已去州十里賊尋逼州城崔雍與賊頭吳烏約  
於鼓角樓上飲酒許與賊同又認軍事判官李譙爲  
親弟表狀驅使官張立爲男只乞二人并身其餘將  
士一任處置便處分押牙李嗣等各脫下衣甲防虞  
官健束手被斬首八百餘人行官石瓊脫衣甲稍遲  
便被崔雍遣賊出斬其崔雍所有料錢并家口累差  
人押送往采石今在潤州豈有將一千人兵士之命  
贖拔已之一身不唯孤其神明實亦生負聖王兼科  
配軍州官吏脩葺城池妄稱出料錢脩城者勅曰臣  
子之節無如盡忠士人之風宜當遠耻崔雍任居牧



守賊犯州城禦扞曾不發言從容乃與命酒况石瓊未脫衣甲志在當鋒不能獎其赤誠翻令擒送賊所原其深意與賊通和臣節全虧情狀可見將行朝典更要推窮其崔雍家口並在宣州宜令宣歙觀察使追崔雍收禁勘責速具事繇申奏尋勅曰當崔雍守郡之日是龐勛肆逆之初屬狂寇奔衝望風和好罪酒以邀賊將啓關而納兇徒城內不許持兵皆令解甲致使三軍百姓收血相視連頭受誅初聞奏陳深駭觀聽錫望守城而死已有追榮杜愔孤壘獲全尋加殊獎旣褒忠節難赦罪人玉石因分懲勸斯在將

季戒於四海尚何愛於一夫其崔雍宜差內養孟公

度專往宣州賜自盡公度至雍死於陵陽館其男黨

兒歸僧配流康州錮身遞送司勳郎中崔厚貶柳州

司戶北部員外崔福韶州司戶長安縣令崔朗澧州

司戶左拾遺崔庾連州司戶荆南觀察度支使崔序

衡州司戶皆雍之親黨也

十三年五月以左羽林軍張直方貶康州司馬同正

以辭下爲盜也之令含弘雖切於予懷懲惡之規決

斷難違於衆請况趙嚴趙鶴等自朕收城數日布惠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四

明罰第三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月入汴州詔曰朕既殄僞庭  
顯平國患好生之令含弘雖切於予懷懲惡之規決  
斷難違於衆請况趙巖趙鶴等自朕收城數日布惠  
四方尚匿迹以潛形罔悛心而革面須行赤族以謝



衆心其張漢傑昨於中都與王彥章同時俘獲此際未詳行止偶示哀矜今旣上將陳詞群情激怒往日旣彰於僭濫此時難滯於網羅宜寘國刑以塞群論除妻兒骨肉外其他踈屬僕使並從釋放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屠害宗屬殺戮朝臣旣寰宇以皆知在人神而共怒敬翔雖聞自盡未豁幽寃宜與李振並族於市踈屬僕使並從原宥朱珪素聞狡蠹唯務讒邪鬪惑人情枉言良善將清內外須切去除况衆狀指陳亦宜誅戮以丹撒刺阿撥旣棄其母又背其兄朕比重懷來厚加恩渥看同骨肉錫以姓名

兼分符竹之榮疊被頒旨之渥而乃輒孤重惠復背明庭罔顧欺違竄歸僞宮旣同梟鏡難貸刑章可並妻子同戮於市其朱氏一近親趙鶻正身趙巖家屬仰嚴加擒捕其餘文武職員將較一切不問是日趙巖張希逸張漢傑張倫張漢融朱珪敬翔李振及契丹撒刺阿撥等并其妻孥皆斬於汴橋下並梁室臣佐也

二年正月丙午前新鄉鎮將李洪攻詣闕首罪斬於天津橋南洪攻先以城歸梁故也

六月蕃漢總管李嗣源遣使部送安義賊首領楊立



左重趙實韓貴等二十人到闕令兩軍號令磔於鉤國橋

十二月壬午勅周易博士冀軫貶磁州司戶禮記博士宋澶貶石州司戶春秋博士陳處中責授國子監丞誤保選人故也選人吳延皓取亡叔告身改舊名行事付河南府處死銓吏尹致職居行首但恣奸欺窮竒備驗於行燕積弊須去其元惡可處死鄭傳身為堂吏事昧公心勾當踰濫選人曲委寫造文狀保奸斯在情故可知可流決邢州承旨官王處環是臺司首吏職名不卑誠宜助憲府之隼繩豈得叶選人

之踰濫決流忻州裴溫玉皇甫源邵仁却勾當選有涉踰濫或出公驗都昧精詳各決杖退充本司最下令吏三銓官崔沂等既已貶謫効其有司冀軫與諸令史共為囊橐故也

三年正月丁酉中書門下奏選人劉邾麻溫田昭遠賈思義盧琢皆是家狀內收整丁父母憂年月不同已勝示駁放劉邾麻溫塗毀告身委本州重處色役田昭遠已下殿五選從之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辛丑勅鄧州節度使李紹欽太子少保李紹冲汴州都麴務使辛廷尉李繼宣等並



丹府元明罰三  
勒歸田里紹欽本姓温名韜紹冲本姓段名凝廷尉  
偽開封尹王瓚之牙將也朱友貞時依瓚勢曲法亂  
政汴人深惡之繼事汴將孟審澄之子審澄誅亡命  
歸莊宗劉皇后蓄之爲子時宮掖之間穢聲流聞比  
之四克帝在藩即時惡其爲人故並誅黜之  
二年二月丙午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爲景州刺  
史尋令中使誅於郡夷其族以其首謀大逆弑莊宗  
也

三年閏八月滑州掌書記孟昇匿母憂大理寺斷流  
奉勅朕以允從人望嗣守帝圖政必究於化源道每

從於德本貴全國法以正人倫孟昇身被儒魁職  
賓幕比資籌畫以贊盤維而乃鄙昧操脩但貪榮祿  
匿母喪而不舉爲人子以何堪瀆汚時風敗傷名教  
五刑是重十惡難寬雖遣投荒無如去世孟昇賜自  
盡觀察使觀察判官錄事參軍失其糾察各有殿罰  
襄邑縣民周威父爲人所殺不雪父冤有狀和解奉  
勅處死

九月勅先監送諸州罪人温韜等流言亂政在憲典  
以難容稔惡幸災固人祗之共怒温韜生爲黔首起  
自綠林依憑中夏干戈劫盜本朝陵寢段凝豺狼類



性梟獍為謀無辜而幾害平人得便而嘗懷逆節陶  
記曾司藩翰恣贖貨財自處窟流彌興怨望石如納  
此居賓佐合務贊禪當守殿門據發文字扇搖戎帥  
聶嶼擢從班列委佐親賢不守條章濫買店宅其後  
細詢行止頗駭聽聞喪妻未及於半年別成姻媾棄  
母動逾於千里不奉晨昏而皆自抵刑章各居窟逐  
都無省過但出怨詞在朕意雖欲含弘於物論固難  
容赦尚全大體只罪一身並令本處賜死

十一月宗正卿李紵先補虛稱試御史權公裔攝陵  
臺令紵欵稱公裔請假與公裔狀不同大理少卿張

之愿詳斷以報上不實者徒一年李紵前犯詐假是  
重今犯報上不實是輕準律雖寬酌情尤重請降特  
勅指揮奉勅李紵縱橫詐偽重疊欺君雖奪一任告  
身尚屈大朝憲法玷予宗籍時乃奸訛宜奪歷任告  
身仍配隴州徒一年

四年二月車駕自汴還京至汜水東都留司官太子  
少傅李琪等奏曰伏以陛下暫違清廟總過周星初  
平作孽之守殷次戮不臣之庭琬今者收契丹之兇  
黨破真定之逆城大振皇威咸繇睿筭臣等久違宸  
極俱戀聖恩恨不隨讖舞於汴如拜顏龍於梁苑豈



可只於清洛坐俟迴鑿願於次舍之間得展會同之禮庶傾就望咸竭歡呼臣等今乞於偃師東排班迎駕稱賀後先赴雒陽東祇候奉勅契丹卽爲克黨真定不是逆城蓋闕審詳有茲差誤李琪罰一月俸先是定州王都叛命琪不詳鎮州爲真定誤用之故及於罰

六月有內班石重千等六人控鶴官三人矯傳聖旨宣諭臣寮多受其遺賂是日發覺殺四人鞭五人背十二月蔡州西平縣令李商爲百姓告陳不公大理寺斷止贖銅以官當罪勅旨李商招愆俱在案款

理定罪備引格條然亦事有所未圖理有所未盡古之立法意在惜人况自列聖相承溥天無事人皆知禁刑遂從輕喪亂已來廉耻者少朕一臨寰海四換星灰嘗宣無外之風每革從前之弊勤脩一德深念五刑寬則不威暴則無惠唯期不濫皆守無私李商不務養民專謀潤已初聞告不公之事件決彼狀頭又爲奪有主之庄田撻其本戶國家給州縣篆印只爲行遣公文而乃將印曆下鄉從人戶取物據茲行事何以當官今王饒所告李商並招實罪宜奪歷任官重杖一頓處死元論人王饒四人並宜放仍令所



在長吏偏示衆多居高者不得貪以陵卑在下者不得驕而訕上體泣罪之意聽視網之言各守公途共資王道

長興元年正月乙亥御史臺奏京兆府牒送到爭論莊田人詳牒內本府元未曾推勘便送赴臺伏准舊例諸道州府責勘尋嘗公事如曾經斷遣不了方具奏聞候勅下付臺始行追勘且無州縣直牒送臺請行推勘兼夾府尹判語指揮臺司勅旨爲官未可避事夾判不合申臺既有舉明須行責罰府司官吏已下等第書罰

九月庚午濟州僞造嘉禾七莖共兩穗本州長史比罰直

十月吏部侍郎王權將作監王澄太僕少卿魏仁錡庫部郎中孔崇弼司門郎中李殷夢河南縣令郭正封等六人妻叙封郡君縣君者勅旨叙封之例勅格甚明况在所司備經其事既成差誤蓋是因循顯有糾彈實爲允當欺卽難恕錯卽可矜然欲示戒懲須行責罰本行令史馬仁珪決鬻杖七十勒停本部判郎中裴坦罰兩月俸王權等六人妻進封叙封郡縣邑號官誥宜令所司追納毀廢初郊天後赦書節文



云朝臣並與追封贈及叙封制不在此限其年七月十二日中書以前赦書節文不該據品秩依格例施行又奏覆在朝臣寮限兩月內一齊聞奏並據品秩依格例施行河南縣令郭正封制前任考功員外郎朝議郎階俱是六品後遷河南縣令加朝請大夫正五品其妻乃叙封縣君內彈侍御史呂琦舉劾乃招僞濫有涉情故

二年三月禮部令史吳知己楷改太廟齋郎李誼勅甲及堂判姓名爲張昭因僞出給優牒與張昭齋郎呂圖陳告其僞捕訊於御史臺張昭呂圖李誼是諫

議大夫張延雍將作少監呂道昭宗正卿李玩之子也  
也以蔭當補獄成吳知己欵伏緣張延雍習爲當省郎官令知己專主張其子齋郎文書緣奏覆未成延雍累遣人催促及召至面前苛克以此怕懼遂措改李誼勅書張昭姓名兼蒙昧本司官人出給優牒僞使符印有實詔付大理寺定罪少卿路阮詳斷准格詐爲制勅僞行符印罪當絞其令史吳知己准格重杖一頓處死本司官祠部郎中王承弁初不精詳致彼罔冒准詐僞律合杖九十如已去官則減等今王承弁已別除官據格放罪門下令史陳延祐雖不與



吳知已同情有涉屬託准律杖一百放堂後官何康  
初言屬託不至瑕疵准律杖罪呂道昭李玩呂圖事  
雖關連別無深罪准格並合釋放諫議大夫張延雍  
補蔭自有格文催促失於事體言苛尅之語雖是見  
人據引驗之詞蓋亦虛指伏候勅處分勅旨曰張延  
雍中官舊居省署蔭子合補齋郎爲優牒稽遲於本  
司催促苛克縱實已該肆赦之恩引驗無聞自掇兩  
詞之誥致淹折獄宜示罰金宜罰一季俸餘依法寺  
詳斷

四月以樞密院承旨李虔徽爲忠武軍行軍司馬虔  
徽邢州人始爲郡史而安重誨信愛之至是驟昇厥  
職行已之道非其正也重誨出鎮故有是命

五月丙子國子勒停官張崇遠受賂補人法寺定罪  
爲無祿者減死一等又引四月二十六日恩赦俾從  
釋放帝問張崇遠本官久無錢料今有春冬逐月糧  
者勅旨設祿任能立法懲惡苟有違犯須舉憲刑崇  
遠流外授官監中守職雖官不請於俸祿而職見請  
於依糧贓罪旣彰死刑難貸宜決重杖一頓處死  
閏五月誅河中節度新除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詔  
曰朕猥以眇躬纘承丕構欲華夷之共泰於刑賞以



無私其有位極人臣寵踰涯分擅威權而積惡詢物  
議以難容苟緩刑章是茲凶慝安重誨始從幼稚獲  
備指揮旣倚注以漸深亦旌酬而益甚自朕紹興王  
業委掌樞機官列三公望崇四輔謂勤劬之可恃每  
率暴以居懷且孟知祥董璋自守潘維素堅臣節輒  
從間諜令負憂疑擢任姻親徃分符竹潛設猜防之  
計擅興割據之言兩川飲恨以俱深一旦飛章而頓  
絕又錢鏐位冠王公嘗輸愛戴朕方禮優元老恩遇  
遠人而重誨採掇瑕疵遽行止絕且去年郊天禮畢  
率土乂康重誨旣結國權復希兵柄輒出渡淮之語  
貴邀統衆之名事雖不行謀實可懼其後終興戈甲  
遽討巴邛將士疲勞梯船阻絕又遣專臨寨所俾料  
軍儲恣威虐以復多致民兵之共怨朕尚存大體特  
示優恩爰自禁庭委之藩翰方繫共理旋乃貢章豈  
謂別有動搖潛懷怨望長子崇緒親居內職次子崇  
贊顯列朝行遣彼元隨偷歸本道據茲悖逆須究端  
繇勞千里以興師致四方之駭聽果明罪釁難追誅  
夷其安重誨宜削奪自身官爵仍并男崇贊崇緒及  
重誨妻向張等四人宜並賜死

七月澤州沁水縣令李熠主簿樂鈞兩相關歐及追



至本州不肯交割牌印大理刑部詳斷其罪准律罪當徒及罰銅緣並該今年四月二十六日恩宥勅旨同官相歐據法當徒大理寺以所犯罪名合該恩勅雖備陳格律而合議矜寬但李昭樂鈞等處令佐之資縱屠沽之行既罵且鬪自晝經宵加以抗拒使符執留縣印全乖事體大紊紀綱至於偶在勅前合祭赦限豈可遣茲克輦親我疲民免刑已是優弘復職實非允當其李昭樂鈞並勒停見任餘依所奏

三年正月北京大將等辭歸本道賜物有差時有鐵林都長行一人退及南廊有言聞於殿上乃有宣問

其稱為量減下秋衣錢一千文別添逐月料錢五百文而不知所減少而益多帝責其退有後言答歸田里

四月御史臺奏禮部貢院散從官呼延昭送到應學究科人李咸雍稱於省門前高聲稱屈勅曰李咸雍既是書生合知禮範凡關事理祇可披論尚書省前豈是喧呼之所主司在內何興詬罵之言雖妄指陳實為克惡苟無懲誡難例輩流宜令御史臺監送本貫重處色役

十二月勅曰國計之重軍食為先比防主守之隱欺



遂致監臨之幹轄丁延徽選從禁職委以倉儲益藉忠勤特添俸給所宜廉慎以副指揮而敢與專知官田繼勳杜延德副知趙德遵楊仁祚等相徇私情擅出官物脚夫論告賊狀分明及遣推窮即稱貸借按正律則罪加於凡盜准後勅則名犯於極刑况兩司簡詳再經議讞定法既當於不濫懲奸斷在於必行又據宰臣所問五條康澄繼陳兩表雖為滯獄且貴盡心但丁延徽所出軍須已離當處本無文紀豈是公官宜同入已而論難定其罪之罪宜依兩司詳議斷遣處分其丁延徽田繼勳照賊滿二十疋並決重杖

一頃處死杜延德已下各依本罪決杖配流賞元告人絹二十疋丁延徽為供奉官監倉與倉官田繼勳杜延德共盜倉粟三百五十石脚夫論告左軍巡禁詰稱官米爛折借粟變米頃官數及勘變米粟不曾至碾乃是糴貸錢亦破使訖刑部引統類監臨官典犯一疋已上入已者不在赦限同入已之賊今約丁延徽粟價計贓絹六十五疋二丈合犯絞二人專知官田繼勳等計贓絹三十七疋二丈為首合犯絞副知趙德遵合流二千里其次決流有差刑部據法律定罪而大理少卿澄上表論以為借粟有還竟合賊



等  
四年四月大理寺奏滑州人程洪與鄰人不協自焚其屋延及隣人屋燒家財蕩盡伏緣三經赦恩例合杖罪令償所燒家財勅旨程洪宜配流德州嘗知所存餘依奏

五月獲嘉縣令盧嵩以戶民關延韜不伏責問喧悖令從人曳撲良久致死大理寺斷既關威力之條合處殺人之罪但以情非巨蠹事准格文爰該免死之科式表奸生之德盧嵩准格配流天德曳撲人王光祚配流登州勅旨盧嵩容勿宰邑造次怒人不恕法

以行刑遂尋時而致死原情則本非故殺據律則當處極刑小不忍而難追內自訟而何及法不可墜義亦須明但究彼根繇以緣公事罪雖甚重理稍可疑峻行則慮致民驕輕恕則恐滋吏酷永從遠竄特貸餘生聊以慰往者之魂兼可戒爲官之屬嵩宜配蔚州長流百姓縱逢恩赦不在於歸之限其出身歷任告勅付所司焚毀餘依省寺詳斷

七月戶部奏諸州所貢物舊例每年冬至後到京准備正仗於殿前陳列據房州嘗貢物至今年三月方至京有違嘗式勅旨方州所尚土貢爲先苟有稽遲



誠爲怠曷須加懲罰俾効恭勤其錄事參軍孔霸文  
宜罰一季俸刺史尹暉緣元勅不該宜放本典以下  
宜令本道觀察使量罪科責訖以聞

末帝自鳳翔問君側之罪至乾壕南院宣徽使孟漢  
瓊以帝河中失守在清化第時明宗王淑妃嘗令傳  
教往來錫賜謂於已厚見帝大哭欲有所陳帝曰事  
不言可知仍自預從臣之列卽命斬之路隅漢瓊者  
鎮州王鎔之小豎也明宗在真定時入侍性通黠能  
交構朋黨初見秦王權重乃挾妃子勢援傾心事之  
及朱弘招馮贇謀去秦王又與之締結長興之季氣

熾燠灼開府驃騎之資期月遍歷西軍旣叛人主拱  
手待斃鄂王恚召漢瓊欲先令人鄴漢瓊匿不奉召  
知帝及陝乃單馬趨陝至澠池西斬於路左

清泰元年五月中書門下言以改元分命朝臣奏告  
其應州四廟差左監門衛將軍孔知鄴稱疾改差右  
驍衛將軍華光遠稱墜馬傷足詔曰改元重事告廟  
嘗規凡在班行宜思策勵孔知鄴等方當任使皆合  
恪恭豈可居嘗則各曷寵光臨事則自圖便穩苟無  
懲誠何肅紀綱孔知鄴華光遠並停見任其告廟官  
差右武衛將軍高允崇



三年二月監察使奏薦饗太廟其月十九日尚書省  
受誓戒故事諸行事官質明至省候太尉其日行事  
官與攝太尉宰臣並先到其攝司空吏部侍郎龍敏  
後至雖及受誓戒其候太尉違禮詔罰一季俸料  
十月詔金州斬屯成都監陳知隱先是蜀人侵軼禦  
侮不嚴突至城下水寨失守故也

十二月司天冬官正朱懋訟本監胡杲通言前監徐  
鴻亡在殯鴻男皓方行服杲通署爲監丞下御史臺  
鞠問杲通言自授官後有監丞高巒言歷筭事徐浩  
工於推步其祖保謙藝優所以權署攝不知徐鴻死

方在殯其署徐浩緣曆筭事大詔曰徐浩伎術勘世  
且宜落下別後處分高巒備知徐浩居喪不合薦舉  
宜停見任杲通已下並什放

晉高祖天福二年五月乙丑御史臺奏六宅使王繼  
弘前洛州團練使高信於崇禮門內相詬已伏款罪  
勅曰高信曾剖郡符繼弘方叅禁職凡於語默合曉  
規儀豈得輒於內庭恣行私忿肆喧嘩而煩甚侮憲  
法以若無旣駭物情尤傷事體苟無懲沮何戒踰違  
尚示含容止從譴逐高信宜送復州收管王繼弘勒  
停送義州衙門前仍嘗知所在



四年十月勅李道牧前爲陸渾縣主簿狼直求官強詞抗勅厚誣宰輔累犯乘輿措言孰顧於斥尊構意只謀其撓政將懲狡蠹須舉典刑宜令決杖配流永不齒錄

少帝開運二年春誅青州節度使楊光遠部下指揮使張迥等五人時光遠叛命帝以戎事方興慮其扇搖故也

周太祖廣順元年五月甲申勅考城縣巡簡供奉官馬彥勅處死以在巡簡所停匿赦書殺獄囚故也

二年八月勅前明經劉繼倫決杖仍追奪出身文書是繼倫醉酒於臨街民家踞床而坐權知開封府襄義前驅駟道叱之不起又加慢罵所司詰之以聞遂有是責

三年正月責教坊樂人張錦繡等四人各杖脊十七除籍控鶴官將虞候賈超等二人各決杖二十配流商州坑冶務收管時安州節度使王令溫受代入朝樂人與控鶴官詣令溫求丐太祖知之故有是責二月勅鳳翔少尹桑能責授鄧州長史能故開封尹維翰之庶弟也維翰父珙有愛姬生子歲餘珙卒姬求出遂攜兒而去兒卽能也其後莫知所之及維翰



貴前遣人求訪音問微知在青州會戶部侍郎王松  
權知青州時維翰鎮兗州以誠託松松至郡訪能果  
得之於博興縣民家能母適去氏能卽爲玄氏子松  
卽送能至維翰所維翰表其事有頃晉祖授能協律  
郎維翰鎮京兆以能爲衙內都指揮使維翰再入中  
書改太常丞累遷司封員外郎能幼稚流落長於他  
族不識文字性格鄙俗及維翰薨諸子幼弱能以維  
翰舊第得錢千緡典帖與人其宅本辛氏之業也辛  
氏定年限帖典與維翰及年限滿能出爲鳳翔少尹  
辛氏乃詣維翰子坦贖之坦辭以候取能旨辛氏訴  
於官樞密使王峻素知其事深所不平卽追能證問  
能具伏其罪故貶逐之

又相之湯陰民焦遠詣闕門伐鼓訟鎮將李柔豪奪  
二女詔開封府鞠劾勅李柔配役作坊

世宗顯德元年九月辛丑斬供奉官副都知竹春璘  
於寧陵縣以其先奉命在彼巡簡有群盜掠其客船  
而不能登時擒殺故也十月杖死供奉官郝光庭於  
府門以其在葉縣巡簡日挾私斷殺平人故也

四年三月追奪前許州行軍司馬韓倫在身官爵仍  
配沙門島縱逢恩赦不在放還之限倫侍衛馬軍都



指揮使令坤之父也令坤兼鎮陳州倫罷職於許而居於陳軍州政事多所干預及自於衙署開壚以鬻酒倍歛之暴公私患之為項城民武郁等所訟帝命殿中侍御史率汀按之倫詐報汀云准詔赴關汀即奏之帝愈怒遽令追劾盡得事實令坤數於帝前泣請父命故罪止於追削配流而已

五年十二月楚州兵馬都監武懷恩棄市以其擅殺降卒廖約等四人故也

六年二月杖落第舉人趙贊朱夢叶竇浚等於省門外仍配邊郡先是禮部貢院上言贊等酗酒厲聲詬

其考誅官下御史府訊之伏罪故杖之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五

督吏

夫官者治亂之攸繫吏者師表之所屬自堯舜聖拱是商用又逮夫周室有以寧之盛斯皆官得其人民安其業上下熙洽同底于道者也及叔世多偽淳風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百五十四

十八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五

督吏

夫官者治亂之攸繫吏者師表之斯屬自堯舜垂拱  
夏商用乂逮夫周室有以寧之盛斯皆官得其人民  
安其業上下熙洽同底于道者也及叔世多偽淳風  
不競群吏之政或愆或忘罕能脩舉幾於曠廢或以



戒裂為簡或以苛刻為公官邪而姦生禁密而俗弊  
淪胥以敗罔克攸濟於是乎申嚴號令誕布條教周  
旋敷諭丁寧款密乃至形於殿最以儆其違峻其舉  
祭以懲其枉乃至丞弼之重左右之臣誥之以告猷  
訓之以裕蠱逮乎寇竊姦宄董其逐捕農桑稼穡急  
其勸課斯亦敏政之大端責實之舊典也

漢景帝後二年夏四月詔曰強母攘弱衆母暴寡老  
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  
安在或詐偽為吏詐自稱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  
平萬民年食苗根蟲也縣令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甚無謂也

姦法因法作姦也與盜者當治而其令二千石各脩  
知情反佐與之是則與盜無異也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耗不明也讀與駝同

音莫報功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武帝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效  
王温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滋亦益也南陽有

毋兔百政梅百皆姓也楚有段中杜少中讀仲齊有徐勃燕

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  
城邑取庫兵釋死罪釋解也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

為檄告縣趨具食趨讀日促小群以百數掠鹵郡里者不

可稱數於是帝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出為



使者督 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郡都尉及

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以軍興之

法而討 擊也 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

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迺頗得其渠率渠大散也

卒死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為群無可柰何於是作

沈命法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 曰群盜起不發而弗捕滿

品者品率也以人數為率 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坐死其

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

亦使不言府也 故盜賊寢多寢漸也 上下相為匿以避

文法焉

宣帝黃龍元年詔曰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

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

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

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

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

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繇

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

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慢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

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時有請云詔使出者省卒

徒以其直自給不復取稟假雖有進入於官非舊章也故絕之又曰先是武帝以用度不足自省以益官



者或奉使求不受俸祿自省其徒衆以取其稟者或自給於是姦吏緣以爲利所得多於本祿故絕之後漢光武建武十五年詔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明帝永平十八年詔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

章帝建初元年正月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群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恣人事罪

非殊死須立秋案以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二年春三月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爲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炤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爲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和帝永元五年三月詔曰選舉良才爲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繇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勅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列署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訖無糾察今新蒙赦令且復申勅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爲憂督察不以發覺爲賢非獨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民被姦邪之傷繇法不行故也

八年九月詔曰百僚師尹勉脩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冤虛恤鰥寡矜孤弱思惟致災與蝗之咎

十二年三月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之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爲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勢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折律節文增辭貨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旣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

安帝永初三年秋七月海賊張伯路等寇略緣海九



郡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討破之四年伯路復與  
渤海平原劇賊劉文河周文光等攻厭次殺縣令遣  
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法雄討破之

元初三年春三月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叛二月遣侍  
御史任遵督州郡兵討之

連音  
角切

靈帝光和元年妖異數見制下太尉司徒司空曰夫  
瑞不虛生災必有緣朕以不德秉統未明以招妖僞  
將何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當究心而各  
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救寧我人其各悉  
心思所崇改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

晉武帝泰始四年詔曰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  
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見長吏觀風  
俗協禮律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姓錄囚徒理寃  
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無有遠近便若朕  
親臨之敦喻五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勸政典無  
爲百家庸末致遠必泥士庶有好學篤道孝弟忠信  
清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長悌於  
族黨悖禮棄嘗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田疇闢生業  
脩禮教設禁令行則長吏之能也人窮匱農事荒姦  
盜起刑獄煩下陵上替禮義不興斯長吏之否也若



長吏在官公廉慮不及私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及  
身行貪穢諂黷求容公節不立而私門日富者並謹  
察之揚清激濁舉善彈違此朕所以垂拱摠綱責成  
於良二千石也於戲戒哉

太康九年春詔曰興化之本繇政平訟理也二千石  
長吏不能勤恤人隱而輕挾私故興長刑獄又多貪  
濁煩撓百姓其勅刺史二千石糾其能否議其黜陟  
令內外群官舉清能拔寒素

元帝大興元年詔曰王室多故姦雄肆暴皇綱弛墜  
顛覆大猷朕以不德統承洪緒夙夜憂危思改其弊

二千石令長當祇奉舊憲正身明法抑齊豪強存恤  
孤獨隱實戶口勸課農桑州牧刺史當互相簡察不  
得顧私虧公長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有貪  
憚穢濁而以財勢自安者若有不舉當受故縱蔽善  
之罪有而不知當受闇塞之責各明慎奉行

後魏明帝神瑞二年三月詔曰刺史守宰率多逋慢  
前後怠惰數加督罰猶不悛改今年貲調懸遠者謫  
出家財充之不聽徵發於民

文成大安四年五月詔曰朕卽祚至今屢下寬大之  
旨蠲除煩苛去諸不惡欲令物獲其所人安其業而



牧守百里不能宣揚恩意求欲無厭斷截官物以入於已使課調懸少而深文極墨委罪於民苟求免咎曾不改懼國家之制賦役乃輕比年已來雜調減省而所在州郡咸有逋懸非在職之官緩導失所貪穢過度誰使之然自今嘗調不充民不安業宰民之徒加以死罪申告天下稱朕意

獻文以和平六年五月卽位九月詔曰先朝以州牧親民宜置良佐故勅有司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選吏以待後人必謂銓衡允衷朝綱應叙然牧司寬墮不祇憲旨舉非其人愆乎典度今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民望忠信以爲選官不聽前政共相干冒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

孝文太和二年十一月詔曰懸爵於朝而有功者必縻其賞懸刑於市而有罪者必罹其辜斯乃古今之成典治道之實要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頃以來遂告怠慢縱姦納賂背公緣私致令賊盜並興侵劫滋甚姦宄之轂屢聞朕聽承太平之運屬千載之期思光洪緒惟新庶績亦望藩翰群司敷德宣惠以助冲人共成斯美幸克已復禮思愆改過使寡昧無愧於祖宗百姓見德於當時有司明爲條禁稱朕意焉



十二月詔曰朕以寡薄政決平和不能仰緝縉  
象蠲茲六沴去秋淫雨洪水爲災百姓嗷然朕用嗟  
愍故遣使者循方賑恤而牧守不思利民之道期於  
取辦愛毛反裘甚無謂也今課督未入及將來租竿  
一以正之有司勉加勸課以要來穰稱朕意焉  
九年帝嘗引見王公卿士資留京之官司州牧咸陽  
王禧等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爲夾領小袖我徂東  
山雖不三年旣離寒暑卿等何爲有違前詔禧對曰  
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臣雖仰稟明規每事乖忤  
將何以宣布皇經敷贊帝則舛違之罪實合刑憲帝

曰若朕言非卿等當奮臂廷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  
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其卿等之謂乎  
又謂尚書等曰朕仰纂乾構君臨萬宇往者稽古典  
章樹茲百職然尚書之任樞機是司豈惟摠括百揆  
緝和人務而已朕之得失實在於斯自卿等在任年  
垂二周末嘗言朕之一失獻可否之片規又不嘗進  
一賢而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

宣武景明二年三月詔曰諸州刺史不親民事緩於  
督察郡縣稽逋旬月之間纔一覽決淹獄又詔動延  
時序百姓怨嗟方成困弊尚書可明條制申下四方



令日親庶事嚴勒守宰不得因循寬怠虧政六月考諸州刺史加以黜陟

孝明孝昌初梁武遣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鄴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停師城父累月不進勅廷尉少卿崔孝芬持節齎齊軍力催令赴接賊退而還後廢帝中興二年正月詔曰自中興草昧典制權輿郡縣之官率多行督假有正者風化未均眷彼周餘專為漁獵朕所以夙興夜寐有惕於懷有司明加糾罰稱朕意焉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四月帝謂褚遂良曰卿為諫議

比來何為不諫遂良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而歷代帝王進納忠讜從善如流者國嘗獲安化洽殷稱厥後絕忠臣之路惡諫諍之言沉迷嗜欲賊害良善者何嘗不國敗身亡以為後誠陛下功德之盛古今莫二視朝之餘假以顏色獎誘愚臣使罄矇瞽臣實慙駕下不稱萬一尸祿素食誠負陛下

高宗乾封元年十一月帝引朝集使相州刺史許圜師等謂曰與朕共理在於牧守必在賢明方膺此選去歲東封觀諸州刺史大有老弱者比令改移猶未能盡此朕所以憂也又封禪舉人比望有經綸之才



遺逸藪澤者乃聞多是不第進士豈實無人物可言  
為復卿等不能用心蔽賢濫舉殊不稱求賢之意何  
也圍師等引咎而退

中宗景龍元年十月令內外諸司長官具僚佐功過  
逆相勗勵勉脩其職

玄宗先天元年十一月謂御史等曰卿處憲司職當  
彈糾如聞百寮非嘗弛慢即宜訪察聞奏如其寬縱  
國有嘗典

開元二年六月詔曰尚書禮閣國之政本郎官之選  
實藉良才如聞諸司郎中員外郎怠於理煩業雖養

望凡厥案牘每多停擁容縱典吏仍有貨賂欲使四  
方何以取則事資先令義貴能改宜令當司官長懇  
懃示諭并委左右承勾當其有與奪不當及稽滯稍  
多者各以狀聞

五年四月帝以尚書省天下政本乃令有司各司職  
事吏部員外郎褚璆等十人案牘稽遲詔曰朕居萬  
人之上以百姓為心嘗恐有冤不申有理見滯憂勤  
庶績宵旰興懷且六官分事四方取則尚書郎皆是  
妙選須稱其職焉可尸祿悠悠曾無斷決昨者試令  
詢問遂有如此稽逋動即經年是何道理至如行判



程限素編令式令便准法科責乃是尋嘗但爲積習  
寬疎欲得申明告諭自今已後各宜懲革若有犯者  
別當處分

十年三月詔曰國之設法本以閑邪敬無所施雖立  
安用朕以寡昧纘承丕業夙夜怵惕恐不克勝馭朽  
徒知其所危涉川罔知其所濟是用寤寐永歎嘗思  
罪已冕旒不欲見其減否鞋纘不欲聞其是非隱忍  
含容十載于茲矣不能使令行禁止訟息刑清家習  
禮讓之教人無廉耻之節此朕之不德也河南府維  
陽縣主簿王鈞貪殘其性暴虐其心輕侮我章程也

竊我黎獻處事不遵乎法理贖貨不知其紀極此而  
可恕孰不可容且犴轂之下事猶如此想於遠處人  
何以堪然而當發生之時屬陽和之月朕情存惡殺  
不加殊死且從杖罪以肅朝端可與朝堂集衆決殺  
自今已後內外官有犯贖至解免以上縱使逢恩獲  
免並宜勿齒終身御史憲司職當推劾不存糾舉多  
有顏情綱紀不施誰任其咎又府縣察案上下相承  
犯法公然無問按詰若或知而故縱卽是職務不舉  
各自思審何以當官自今已後所進擬御史皆須歷  
職清白衆所推者不得虛相引進僥倖所榮凡厥朝



臣宜悉朕意

十一年六月帝謂宰臣曰尚書省諸曹事多因循頗虧格式偽濫之輩緣此得行可令左右丞申明勾當勿使更然

十二年二月詔曰如聞在外官人罕遵法式孤弱被抑冤不獲申有理之家翻遭逼迫侵刻之吏務欲加誣州縣有好長官同寮豈敢違法御史執憲綱紀是司多惜人情未聞正色內外同此何致至公宜令刺史縣令嚴加捉搦御史按其有犯彈奏

代宗大曆六年四月勅曰弛張刑政興化阜俗使吏無貪汙之跡下無愁恨之轂不惟良二千石亦在郡主簿縣大夫親其教訓舉其綱目條察善惡惠養困窮方伯得以考求殿最故漢置刺史臨課郡國周制官刑糾繩邦理其義明矣朕思舉舊典以清時俗頻詔長吏精擇此官如聞近日猶有姦濫或未習政事素無令問因依請託尸曠祿位邪枉附法懦弱廢官人弊於下怨歸於上間并戒耗賄賂日聞豈所謂建明職守共副憂勤者也又別駕秩位頗崇若郡守廢闕掌同其任舊例補署或匪其才既不稱職則多傷害自今後別駕縣令錄事參軍有犯贓私並暗弱老



冊府元龜 卷之五百五十五  
督吏  
耄疾患不稱所職戶口流散者並委觀察節度等使  
與本州刺史計會訪察聞奏與替其犯賊私者便禁  
身推問具狀聞奏其疾患者准式解所職老耄暗弱  
及無贓私才不稱職者量資考改與員外官餘官准  
前後勅處分其刺史不能覺察觀察節度使具刺史  
名品聞奏如觀察節度管內不能勾當即官御史出  
入訪察聞奏

德宗貞元六年二月制曰朕嗣守丕圖于茲七稔每  
念萬方所奉惟在一人百姓未康豈安終食故所以  
賑贍優貸思致乂安方鎮牧守誠宜遵奉如有違越

委御史臺及出使郎官御史訪察以察聞於臬宰臣等  
表賀焉

文宗太和三年十一月詔刺史分憂得以專達事有  
違法觀察使然後奏聞如聞州司嘗務巨細所裁官  
吏移攝將士解補占留支用刑獄等動須稟奉不得  
自專雖有政能無所施設選置長吏將何責成宜委  
御史臺及出使郎官御史嚴加察訪廉使奏聽進上  
本判官不能規正及刺史不守朝章並量加貶降若  
所管州郡控接蕃夷軍戎之間事資節制即不在此  
限



宣宗大中四年正月詔曰應天下州縣或土風各異或物產不同或制置乖宜或章條舛謬或云施之歲久或緣礙于勅文有利於人而可舉行者有害於物而可革去者並委所任縣令錄事參軍備論列於刺史具以上聞委中書門下據事件下觀察使詳言列奏當與改更各從便安自當蘇息如或在官因循不舉後來者無以申明利害較然違慢可見當重加懲罰仍更不得授縣令錄事參軍刺史委中書門下具名奏聞別議殿責文曰每思前賢設官分職豈徒然哉今州有上佐縣有丞簿俗謂閒官不領公事殊乖

制作之本意也自今後州縣公事上佐丞簿得失須共參詳如有敗闕或不遵法理及百姓流亡不先舉明並須連坐異得人展其才官無冗食又曰刑獄之內吏得使情推斷不平因成冤濫無問有賊無賊並不在原免之限

六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諸道觀察使職當廉問位在藩隅受人主之寵榮同國家之休戚不可自事富貴惟貪優游羅穀色以自娛顧凋殘而不問縱逃顯責必受陰誅自今請責其成効專彼事權使得展意盡心恢張皇化敬事以守法度節用以戒征徭有利



於國者必行不以近名爲利有害於人者必去不以循例爲辭絕連夜之酬歌務盡忠之讜論嘗准此道方免曠官其巡屬州縣須知善惡具以上聞隱而不言罪歸廉帥應有論薦須是直書強能立事者上陳不得蔽善懦弱失職者奏免非可徇情如此則遠近相臨上下相制共爲致理同歸至公勅曰卿等所言甚爲切務可速行之

後唐莊宗同光四年二月吏部侍郎盧文紀上疏請責內外百司各舉其職明行考課以激其能從之

明宗長興二年閏五月勅曰要道纔行則千岐共貫宏綱一舉則萬日皆張前王之法制罔殊百代之科條悉在無煩改作各有定規守度程者心逸日休率胸臆者心勞日拙天垂萬象星辰之分野靡差地載群倫岳瀆之方隅不易儻各司其局則皆盡其心且律令格式六典凡關庶政互有區分久不舉行遂至隳紊宜准舊制令百司各於其間錄出本局公事巨細抄寫不得漏落纖毫集成卷軸兼粉壁書在公廳若未有解署者其文書委官司主掌仍每有新授官到令自寫錄一本披尋或因顧問之時應對須知次第無容曠廢每在執行使厯察則守法奉公宰臣則



告諭催促限兩月內抄錄及粉壁書寫須畢其間或有未可便行及曾釐革事件委逐司旋申中書門下當更參酌奏酌覆施行

閔帝應順元年閏正月詔吏部三銓南北曹禮部貢院注擬考試依格疾速發遣勿令虛有滯留

冊府元龜



